

塵欲香，夜纏雙

作者: 赤夜櫻

Powered by [紙言](#)

一、夜影閃動，浣腸難耐

夜涼如水，紀家別墅裏傳來陣陣樹葉沙沙之聲，一個黑影輕盈的沒入夜色之中，悄無聲息的潛入紀家大宅.....

此時的主臥室內，紀凌煙正將衣服脫下，準備進入浴室洗澡，渾然不知全開式的陽臺上有個高大的身影。

突然被一個猶帶著夜晚冰冷氣息的大手扼住腰身，另一隻大手捂住了他接下來的驚叫喝斥。半裸的紀家大少爺就這樣被這個與黑夜融為一體的男人挾持了.....

“怎麼？這麼迫不及待的將自己洗乾淨讓我吃嗎？我可愛的寵物。”男人挑起懷中人兒的下顎，磁質感的嗓音說著淫亂的言語，調戲這懷中的人兒。

“還沒洗呢！你，你怎麼來了？你不是說今晚你有事情要辦嗎？”聽見來人的聲音，敏感的紅了臉頰，紀凌煙聲音暗啞的說。

“不希望我來？那我走好了！”大手放開了紀凌煙，人影一晃就來到了落地窗前。

“我沒不希望你來嘛。”儼然一副小媳婦的口吻，紀凌煙跟到了窗前，卻叫涼風吹出了寒意，身體不禁打起了寒顫。

“這可是你自己送上門來的。”男人一把抱住嬌小的紀凌煙，另一隻手體貼的關上了窗門，拉上了厚重的窗簾。

“涵，我要洗澡。”紀凌煙埋首于男人寬大的胸膛。

“我們一起洗吧！讓我把可愛的你裏裏外外洗個乾淨。”夜涵不懷好意的說，打橫抱起紀凌煙往浴室走，這讓紀凌煙本來已紅透的小臉顯得更加嬌羞。

寬大華麗的浴室裏，朦朧的水汽讓紀凌煙的臉頰染上了一層細密的水珠，潤澤瑩亮。浴池的溫熱的水面上灑著一層海棠花瓣，夜涵將紀凌煙抱到浴池中。

夜涵取過浴池上方的蓮蓬頭，打開了熱水任水流浸透了衣衫，黑色的上衣緊緊貼在他身上，肌體的線條那麼的性感，下身的粗大無比欲望昭示主人自豪的男人特徵。

紀凌煙媚眼如絲，看到這情景已不能自抑的細細喘息起來，眸中含春，褪下自己僅有的一條稠褲，“涵，褲子，你不脫衣服，會濕的。”語畢已將皓頸依向夜涵，雙臂纏上他的脖子，不住的婆娑著夜涵結實的胸膛。

“寶貝著急了？你來幫我啊！”夜涵調笑道。

紀凌煙似嬌還羞的輕聲應道：“好。”乖乖的為夜涵寬衣解帶，纖細的手指似是無心的沿著夜涵身體的線條滑向腰際。

紀凌煙跪在夜涵的面前，雙手拉開褲鏈，褪下了夜涵的褲子，片刻之後兩人坦誠相見。看著夜涵胯下

的碩大，紀凌煙眼波流轉，顧盼生姿，小手挑逗般的在夜涵身上劃著圓圈。

夜涵的大手抓住了亂摸的小手，另一隻手拿過玻璃架上的浣腸工具，“這可是你自找的，那我就成全你。”說完將硬質的玻璃管毫不憐惜的插入紀凌煙的後庭中，引得紀凌煙一陣痙攣，無力地伏在夜涵的身上喘息，並放鬆著自己的身體。

“嗯.....嗯嗯.....啊.....涵，慢，慢一點兒，好不好.....嗯.....”紀凌煙被調教得十分敏感的身體只要後庭被物體插入，前面的玉莖就會有反應。

管子深深地插入後庭深處，夜涵也跨進浴池，讓紀凌煙趴跪在浴池中，抬起他那誘人的臀部，管子隨著後庭一張一翕而蠕動著。夜涵將蓮蓬頭的水流開到最大，強大的水流順著粗大的玻璃管直入紀凌煙甬道的深處。

“啊啊.....唔.....啊.....嗯.....”紀凌煙無力地扒住浴池的邊緣，似痛苦似興奮的呻吟著，整個浴室充滿著淫亂的色彩。

“看你自己一副淫蕩的樣子，還真是誘人。後面的小口已經喝了那麼多水都還沒有飽的樣子呢！”夜涵撫著紀凌煙的小腹，那裏已經有些隆起了，卻根本沒有停下了的意思，繼續往裏注水。

“不，不是的.....唔.....嗯嗯.....好.....好難，難過.....都是你.....是你把我變成現在這個樣子的.....啊啊.....”紀凌煙喘息著，不情願地微微扭動著腰身，希望可以減輕痛苦。

夜涵沒有理會紀凌煙的抱怨，只是惡意的將玻璃管向裏按了一下，又是引得紀凌煙一陣驚呼，還沒等他回過神兒來，夜涵又一下子將深埋在他體內的管子抽了出來，塞上了肛栓。

夜涵放下管子，舌頭舔弄著紀凌煙的耳際，充滿誘惑的說：“煙兒要好好的含住，不要掉下來哦。”

看著紀凌煙微紅的雙頰，夜涵狡黠的笑笑，不理會紀凌煙的不適，將他抱坐在腿上，開始給他洗澡，大手所到之處全部是紀凌煙的敏感地帶，看著紀凌煙隱忍的表情，夜涵心情大好，吻上了那小巧的嘴。

“嗯，嗯.....”紀凌煙無力的呻吟出聲，身體扭動著希望可以擺脫夜涵的桎梏，但一切都是徒勞的。

夜涵許久才離開那甜美的雙唇，粗粗的洗過後，抱起紀凌煙走出浴池，來到便池處，像把小孩子上廁所一樣將他的雙腿大大分開，“今天煙兒還算乖，作為獎勵，早些讓你解放吧。”說罷拿掉了肛栓。

“啊，啊.....啊.....”紀凌煙因害羞而叫出了聲，後庭如開閘的水傾瀉而出。

紀凌煙有些哽咽，每一次的浣腸都讓他極難為情，雖然二人的性生活已經有一年了，但這樣的事情他還是有些受不了。

“怎麼？還在害羞？還早呢？每次浣腸你都是這樣可愛。”夜涵調笑道，沖完便池，夜涵再次回到浴池，拿過管子開始第二輪的灌腸。

“煙兒，今天給你用玫瑰精油吧。”也不等紀凌煙點頭，夜涵就取過玻璃架最上層的一瓶精油，將精油緩緩的注入到甬道，整個浴室散發著玫瑰的芳香。

半瓶精油很快的注完，紀凌煙不由得送了口氣，浣腸工作終於結束了，他最討厭的就是灌腸。

剛要起身，紀凌煙忽然感覺到後面被塞入了一個冰冷的東西，驚呼聲還沒有出口，又是一個塞了進去，夜涵用手指將兩個異物緩緩的送入甬道深處。紀凌煙回過頭，看到夜涵手中不知何時多出了一個很鼓的黑色硬質袋子。

“涵，你剛剛塞了什麼？往我的身體裏？”紀凌煙有些惶恐的問。

“跳蛋啊！你不是見過嘛。”說著，夜涵又從袋子裏拿出了一個銀質的貞操帶，這個貞操帶前面是三個大小不一銀環，用來縛住分身，後面的帶子上是一個長12cm，直徑為3cm的震動自慰器，貞操帶的鎖採用電子指紋認證系統，只識別夜涵的指紋。

在紀凌煙還沒有反應過來的時候，夜涵就為他帶上了貞操帶，落了鎖。紀凌煙大口喘息著，等他抬眼時就看見夜涵手上拿著一個銀質手鐲，色澤和圖案和自己身上的貞操帶一模一樣。手鐲是男款的，3cm寬的鐲上面鑲嵌著五顆鑽石散發著耀眼的光彩，很是美麗。

“很漂亮吧！其實這個手鐲是做這個用的……”夜涵按下了手鐲上的一顆鑽石。

“啊，啊……嗚，嗯……這是，這是怎麼回事？涵？”紀凌煙被這一系列的事情嚇住了，夜涵和他一年的性生活裏從來沒使用過這些，對於體內強烈振動的異物感到害怕。

“讓我可愛的煙兒嘗嘗鮮啊！怎麼樣？感覺不錯吧！這只開了一個跳蛋而已哦，如果三個全開，會讓你飄飄欲仙的。”夜涵惡劣的口味讓紀凌煙一陣顫慄。

“嗯……嗯……”紀凌煙無助的扶住夜涵，後庭強烈的振動讓他本就敏感的身體興奮的顫抖起來，抬頭的玉莖變得更大，可又被銀環縛住無法解放的玉莖只能可憐的溢出幾滴。

“你要是敢自己取下來，可要想清後果。”夜涵擦幹了兩人身體，見紀凌煙欲解下銀環，不緊不慢的威脅道。

紀凌煙的手一下頓住了，想到夜涵的手段不禁的打了個顫，似撒嬌的說：“可是，涵，人家……好，難受。”

無視紀凌煙楚楚可憐的模樣，夜涵拿起黑色的袋子，摟著紀凌煙纖細的腰，不著一縷的出了浴室。

主臥室很暖和，即使不穿衣服也不會覺得冷，夜涵逕自打開大衣櫃，取出了乾淨衣服，一邊穿一邊命令式的說道：“坐到床上去。”

紀凌煙十分詫異夜涵今天的行為，但還是順從的走到床邊小心翼翼的坐下，可還是觸動了深埋後庭的異物，讓三個自慰器深入了些，碰觸到了甬道最深處的某點，讓紀凌煙情不自禁的呻吟出聲，前面的分身也脹大了些許。讓他又是痛苦又是興奮。

夜涵整理好著裝，看著紀凌煙趴在床上喘息呻吟著，說著露骨的話：“看看你自己這敏感的身體，後面有了感覺，前面都忍不住的要瀉了。看來你果然適合讓我上。”

紀凌煙搖著頭，喘息著：“才，才不是，都是你，我才會……嗯嗯……”感覺到後庭振動的頻率突然變大，紀凌煙再也說不出完整話來，只能大口的喘息著。

看到夜涵從黑色袋子中拿出的東西，紀凌煙瞪大了眼睛，“涵，這……是……幹什麼？”

二、可愛洋裝，出門羞澀

看到夜涵從黑色袋子中拿出的東西，紀凌煙瞪大了眼睛，“涵，這……是……幹什麼？”

夜涵詭異的一笑，晃著手裏的東西，“你會不知道嗎？”

夜涵手裏拿的是一整套十分可愛的女孩洋裝，大大的蕾絲裙擺，齊膝的長度剛剛可以露出裙下的美腿，讓人遐想聯翩。白色雪紡質地的裙子手感十分好，內扣式的剪裁使胸口和肩頭被完美的包裹起來，小巧可愛的設計在公主般的荷葉褶領口和短袖口上又縫上了一層寬頻蕾絲花邊，荷葉邊上鑲著顆顆圓潤的珍珠，使得這款小衣裙無比華貴。腰際處由寬絲帶將一個華麗的花結固定在背後，長長的絲帶拖曳在地上，腰帶的上沿剛好在胸線下，蓬蓬的裙擺很是嬌小可愛，配飾僅以一條長長的窄細絲帶系在頭髮上，頸上是一朵鮮豔的白色薔薇花作綴飾的蕾絲頸帶，再配上十公分高的白色翻邊中靴更是漂亮至極。

紀凌煙詫異的看著眼前漂亮的裙子問：“涵，拿這裙子幹嗎？”

“給你穿啊？怎麼樣，很適合你吧！我可是特意按你的尺寸訂做的，價格不菲哦！”夜涵不懷好意的一笑，“我可是什麼都為你準備好了。”說著，又從包裹拿出了一條粉紅色的蕾絲透明女用內褲，裏面還墊著一個小巧的護墊。

“我，我不要穿……我是……男人！……嗯嗯……啊……”紀凌煙搖著頭，可話還沒有說完就又感覺後庭的振動加強了，兩個跳蛋的振動讓紀凌煙呻吟不止，快感一陣陣的席捲而來。

夜涵拿著衣服靠近床邊，誘惑著紀凌煙：“乖乖聽話，我會讓你好過一些的哦。”看著紀凌煙這副誘人的身體，聽著酥骨的呻吟，夜涵很是享受，抓過紀凌煙的雙腿，強迫給他穿上裙子，紀凌煙不斷的掙扎著，要治住他對於夜涵來說是輕而易舉的事情。片刻時候，裙子就穿好了，見紀凌煙嬌喘的樣子，夜涵只覺腹下一緊。

“不要再亂動了，小心我把持不住，現在就要了你。要不是今天晚上要帶你出去……”夜涵深吸一口氣，給紀凌煙穿上了那小巧的內褲，挺立被縛的玉莖此時又被內褲緊緊的包裹住，更是讓紀凌煙痛苦不已。

“你，你說什麼？……嗯……要我這樣子……出去……我，我不要！”紀凌煙害羞的說道。就算小的時候被母親強迫穿女裝，那也是小時候，現在他死活都不願再穿了，更不要說見人了。

突然，主臥室的門被叩響了，管家的聲音傳了進來：“少爺，夜涵少爺派車接您出去，您要去嗎？”

紀凌煙看著夜涵威脅的目光，只好硬著頭皮，穩住聲音回道：“知道了。一會兒下去。”管家在得到回答後，便消失在門外。

紀凌煙知道夜涵的強勢，即使自己再怎麼反對，到最後夜涵最會迫使讓他答應，自己愛他至深，隨他的意自己會還好過些。

夜涵見紀凌煙不再掙扎，迅速地給紀凌煙穿上靴子和其他配飾，“我的眼光還不錯，你果然適合這套衣服。”

夜涵欣賞著自己的傑作，滿意的點點頭。穿上裙子的紀凌煙嬌小動人，黑色的長髮只是隨意的用絲帶束住，白色的靴子上有幾個銀質的小鈴鐺，走起路來就會叮噠作響，惹人喜愛。

“我們走吧！”夜涵從衣櫃中取出白色的大氅為紀凌煙披上，輕輕吻上他的額頭，摟過他纖細的腰肢打開了門。

紀凌煙縮在夜涵的懷裏，每走一步都讓他喘息不已，那埋在後庭中的異物依舊強烈振動著，而貞操帶上的自慰器隨著他的步伐一上一下的進出著，讓他根本走不了路，只能憑藉著夜涵有力的臂膀挪動著。因為穿的是裙子，空蕩蕩的感覺讓紀凌煙更是害羞不已，絲絲涼意更是刺激了挺立的欲望。

花了很長時間紀凌煙才走到樓梯口，卻看著“漫長”的樓梯止了步。走路已經十分困難，更何況是下樓梯。可夜涵卻沒有停下來的意思，摟著腰的手一帶，紀凌煙就本能的邁出了步子。

“啊……”紀凌煙驚呼道。體內的東西劇烈動了一下，讓他腿一軟倒在了夜涵懷裏。

夜涵得逞的一笑，故意問道：“煙兒怎麼了？”

紀凌煙小聲喘息著，抬眼瞥著一臉得意的夜涵，抱怨著：“都，都是你……幹的好事……嗚……我不要走了，你抱我！”紀凌煙知道夜涵最受不了他的撒嬌，在他面前自己永遠不用裝作強勢，所以樂意撒嬌，而且屢試不爽。

夜涵果然受不了，一把抱起紀凌煙往樓下走。

紀家下人和管家見到夜涵從紀凌煙房中出來，已經見怪不怪了，畢竟憑夜涵的身手想從哪里進都是防不勝防的，只是本分的做著自己應該做的事情。

“少爺，夜涵少爺走好。”管家在大門口像已經上了車的二人行禮。六十歲的老管家是看著兩個人長大的，兩人的關係也是眾人皆知的，他能做的只是替他們準備好他們所需要的一切，至於其他不是他該過問的事他從不會問半句。

看著消失在夜幕中的超豪華加長林肯車，管家微微一笑。

三、相親宴會，車上激情

“你要帶我去哪兒？”紀凌煙依舊縮在夜涵懷中，“涵，我有些冷.....還有些難受。”聲音軟儂如絲。

夜涵摟緊懷中的人兒，開大了車上的暖風，“我帶你去化妝。”大手開始肆無忌憚的到處吃豆腐。

“去，去化妝？為，為什麼？.....啊.....唔.....”紀凌煙一面努力摠住夜涵不安分的大手一邊問，但還是敵不過夜涵，隔著薄薄的內褲被他握住了被縛的欲望。

“你只要跟著就好，是好玩的事情。煙兒可是很重要的角色。”夜涵魅惑的一笑，舌頭舔弄著紀凌煙的耳際。

紀凌煙現在又是難受又是興奮，一雙明眸裝得可憐楚楚的樣子，“涵，唔.....告訴我嘛！好不好.....嗯.....”

夜涵吻住那有人的小嘴，卻在紀凌煙不注意的時候掀起了裙擺，露出了他白皙的雙腿。按下了遙控器上的一個鈕，紀凌煙體內的兩個跳蛋以最大頻率無聲的振動著。

看著因此而強烈顫抖的紀凌煙，夜涵不再糾纏小舌，湊到紀凌煙的耳際，挑逗著紀凌煙的敏感帶，“我啊，要帶你去參加一個宴會，一個相親宴會。”磁質的嗓音讓紀凌煙有些迷惑。

“啊.....嗯.....啊.....唔.....涵，什麼相親？”紀凌煙喘息著，再也忍受不住這樣的折磨，“涵，我，我.....受不了了，關上那，那東西好不好.....嗯.....”紀凌煙努力平息著體內的激動，可這種刺激他實在是受不了了。

“想關掉？可你下面的小口可不是這麼想的！”夜涵故意忽略紀凌煙的發問，惡意地摠壓著貞操帶上自慰器，引得紀凌煙一陣呻吟。

“嗯.....啊.....涵，別，別壓。我，我求你.....別，在壓了.....我受不住了.....啊啊！”忍受不住那強烈的刺激，紀凌煙無助地扭動著身體希望可以緩解這甜蜜的折磨。

夜涵褪下了紀凌煙那蕾絲透明內褲，看著因束縛不得解放的玉莖，不懷好意的問道：“這裏想要嗎？”

“啊.....嗯.....想，想要.....”紀凌煙有些害羞，聲音很小。
夜涵將內褲拿到紀凌煙面前，說著露骨的話：“看看噢，護墊已經全濕了，全部是你的淫液，分泌了這麼多，真是淫蕩的可人兒。我看不是前面的想要，而是這後面的小口想要了吧？是不是想要我的插入你的小口中？”

紀凌煙這才知道護墊的功用，原來是為了防止他流出來的腸液打濕了內褲，害羞不已，否認道：“不，不是.....的，嗯.....唔.....涵，求你，別.....別再碰那裏了。”

夜涵仍然玩弄著紀凌煙的玉莖，不理會紀凌煙的求饒，反而加大了力度，“想要的時候就開口告訴我哦，只要乖乖的求我，我就馬上讓你解放。My honey！”

紀凌煙被體內的異物攪得興奮不已，“嗯……求，求你……嗯……”

“求我？求我什麼？要好好說清楚我才會知道哦！”夜涵的舌頭滑過紀凌煙不甚明顯的喉結。

“求你，讓……讓我……解放……吧！”紀凌煙漲紅的臉顯得異常的妖冶，顫抖的請求讓夜涵再也把持不住了。

解開了束縛住玉莖的三個銀環，上下套弄起紀凌煙的分身，沒幾下那小巧的玉莖就吐露出白色的濁液，紀凌煙伏在夜涵身上喘息著。解放後的身體依然敏感的很，後庭的振動讓剛剛才吐露芬芳的玉莖又有了抬頭的欲望。

夜涵把沾滿濁液的手拿給紀凌煙，“乖乖舔乾淨哦，這可是你自己的。”

紀凌煙沒有反抗，順從地伸出紅色的小舌，趴跪在長座上，翹起圓潤的臀部，如小貓般舔舐起來。這幅情景惹得夜涵更是難耐，本就腫脹的分身變得更加堅硬。

紀凌煙舔乾淨後，用水汪汪的大眼睛看著夜涵：“涵，讓我……身體裏的東西……停下來吧。好不好，人家好難受。”

紀凌煙一副誘人的模樣，細嫩甜膩的嗓音讓夜涵再也把持不住了。

“想要停下來就用你上面的口來取悅我吧！”夜涵的話讓紀凌煙又是一陣羞澀，但調教了一年的紀凌煙還是順從地趴跪在軟長座上，伸手解開了夜涵的褲子，將那已經勃起的巨大欲望含在口中吞吐著。

夜涵享受著無上的服務，粗重的喘息聲讓紀凌煙加快了吞吐的速度。夜涵的大手抵住紀凌煙的後腦，迫使他將自己的分身全部吞入口中，溫濕的口中包裹著粗大的欲望讓夜涵呻吟出聲。

“煙兒，你真是銷魂啊！無論是上面的口，還是下面的口……嗯……”夜涵突然加快了速度，在一聲低吼後將濃稠的愛液盡數射在了紀凌煙的口中。

紀凌煙將全部精液吞了下去，略有些紅腫的小嘴更加魅惑。感覺到後庭內的兩個異物一下減緩了振動頻率，不禁松了口氣。

夜涵拿過一旁的紙巾將手擦拭乾淨，“煙兒，我也取不出那兩個東西，兩個跳蛋都是無線的，要取出來只能靠你自己了。你是想在車上解決呢？還是……”

紀凌煙羞赧的低下頭，他知道要取出那兩個跳蛋就必須像排泄一般把它們排出來，雖然這車的隔音效果很好，可在車上做這種羞恥的事他寧可不取出來。他瞪了一眼夜涵，為夜涵穿好褲子，靠在夜涵的肩頭忍受著後庭一波波上湧的快感。

夜涵見紀凌煙安靜了下來，也知道他不好過，將兩個跳蛋的振動頻率調到最低，希望他能儘快適應這種感覺，要不然到了宴會上這出戲就不好唱了。溫柔的吻上紀凌煙那誘人的小嘴，略有些腥的口腔中卻給夜涵一種甜甜的感覺。

重新給紀凌煙的前面戴上三個銀環，更換了內褲上的護墊給他穿上。摟過人兒，心中盤算著什麼。

片刻時候，車停了下來，夜涵為紀凌煙穿上白色的大警，摟著他纖細的腰下了車。

四、三姓聚頭，水出芙蓉

“涵，我冷！”紀凌煙撒嬌似的往夜涵懷裏縮了縮。突然想起自己關心的事情，“涵，你剛剛說‘相親’是什麼意思？”

夜涵將紀凌煙的大氅裹緊，有力的臂膀摟住紀凌煙往一家裝潢十分華麗的店走去，“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啊！”

一進燈光閃爍的大廳，紀凌煙就看見很多的顧客在挑選著自己心儀的衣服，每位顧客的衣著打扮都十分得體，這家店的衣服也只有貴族才能消費得起。他知道夜涵不想說的，再怎麼問也問不出來的，於是順從地跟著夜涵往裏走，身下仍然振動的兩個跳蛋讓他總有一種酥麻的感覺，若隱若現的快感讓他腳下有些不穩。

服務生見夜涵進了店，立刻迎了上去：“夜少爺，總經理在樓上等您。請這邊來！”夜涵沒有說什麼，跟著服務生往樓上走去。

“涵，這裏是什麼地方？”紀凌煙很是好奇，這家店一樓二樓都是賣一些名牌的服飾，而三樓卻是一家高檔攝影樓。

“這裏是最有名的設計樓。不過這個設計樓是為上層人士設計衣服，為他們塑造形象的地方。簡單的說就是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設計美容院。夠通俗了吧！”夜涵打趣道。

紀凌煙白了一眼夜涵，這種女人來的地方幹嗎非要他來。

電梯門打開，四樓的裝潢很是溫馨典雅，寬敞的大廳中間是一組King

Size的組合白色真皮沙發，茶几上放著幾杯熱茶，大廳的左手邊有三套梳粧檯，上面擺滿了各種名貴的化妝用品，右邊有一個透明玻璃的衣櫃，裏面只掛了幾件衣服，但標價卻極高。光亮的木質地板選用的是最上等的楠木。

隨著紀凌煙的步伐，靴子上的小鈴鐺定當作響劑是動人悅耳。空蕩的大廳中只有一個女人，那人的歲數大概二十歲上下，淡淡的妝面很是得體，米色的正裝與女子的妝容相映成輝，一看便是一位令人怦然心動的美女，渾身上下散發著溫柔的氣息。

“夜少爺來了。紀小姐穿上這身衣服真是可愛的緊哦。”那女子的聲音溫婉動人。

夜涵驕傲地一笑，“那是當然了。我的煙兒當然可愛了。先不說這個了，今晚的宴會我可是要煙兒‘大出風頭’，把他打扮的美麗動人你就會更加出名呢！馨。”夜涵瞟向紀凌煙，不安好心的笑笑。

女子嫣然一笑，“這個當然沒問題。我那邊的大哥也去了，你要提防一點兒噢。”看向夜涵身旁的紀凌煙，甜甜地對紀凌煙說道，“忘了自我介紹，我姓姚，叫馨。你叫我馨姐姐也可以。”

夜涵漏過紀凌煙，嚴聲對姚馨說道：“你最好收斂一點兒，妄想勾引他！”

姚馨莞爾一笑，“夜少爺捨不得了嗎？小馨好傷心哦。”

紀凌煙見兩個人十分熟稔，忽然想起了什麼，失聲問道：“你姓姚？難道你是姚家的人？”

姚馨微微一笑，“我確實是現在世界上經濟界的三大世家之一的姚家二小姐，不過那是以前的事了。我現在可是全國最有名的設計院‘杞夢’的董事。當然，所有的店的所有權大部分都是夜家。”

紀凌煙也曾聽說過姚家的二小姐和家裏人不合，但卻萬萬沒想到姚馨竟然叛出姚，投在夜家門下。夜涵故意忽略紀凌煙吃驚的表情，對姚馨說：“好了，不說這有的沒的事情了，快些打點好，去會會這個孟市長。”

“好好，我的夜大少爺！”姚馨故作無奈狀，手下動作卻十分麻利地開始準備東西。

“孟市長？”紀凌煙聽得雲山霧罩。

夜涵讓紀凌煙坐在梳粧檯前，自己站在一旁點上了一根香煙，“是啊，這次的晚宴就是孟市長為了千金20歲生日準備的，請的都是有頭有臉的人物。……”

夜涵沒有再說下去，倒是姚馨接了下去：“這只不過是個幌子，實際上咱們的市長大人是想找個好靠山。因為最近要開始新一輪的換屆選舉了，所以我的市長大人看中了你夜家這塊肥肉，夜大少爺你就成了他如意的東床快婿。”夜涵瞪了一眼姚馨，卻也沒說什麼。

“這麼說，如果我去了，豈不是成了人家的眼中釘！”紀凌煙狡黠地眨眨眼，瞬間又換上了一幅小鹿似的無辜純潔表情，眸中閃動著嬌弱，楚楚動人，“人家……好怕！”做作的語調中滿是笑意。

“哈哈……”夜涵還沒說話，一旁為紀凌煙梳頭髮的姚馨放聲笑了出來，“沒想到紀小姐倒是個故意示弱的好手。”

紀凌煙一怔：“你知道我的身份？”

姚馨沒有停下手中的動作，淡淡地說：“紀家的大小姐，不，應該是紀家的大少爺紀凌煙，也是夜少爺青梅竹馬的情人。今天真是好日子啊，世界三大經濟巨頭：姚家、夜家、紀家的下一代都聚齊了呢。這是少見啊！”

紀凌煙見姚馨知道自己的身份，想來也就知道這個姚馨和夜涵不同一般的關係，看來這個姚馨和姚家鬧得相當嚴重啊。紀凌煙不再說話，靜靜地看著鏡中的自己。

夜涵也開始整理衣物，剛剛那名服務生是姚馨的助理，此時被叫了進來為夜涵整裝。他熟練地為夜涵打理著衣物。少頃，夜涵就已穿戴整齊了，服務生知趣地退出了房間。夜涵看著已經作好頭髮的紀凌煙不懷好意的一笑，故意讓紀凌煙看到那特殊的遙控器。

紀凌煙見狀立刻偎入夜涵懷中：“涵，人家不要化妝，我討厭脂粉味。”不勝嬌弱的樣子，媚態橫生。

擁著紀凌煙，夜涵露出了得意的陰笑，知道紀凌煙故意撒嬌是為了阻止自己加大那兩個異物的跳動，卻也很高興，身為強者的自尊心得到了極大的滿足。

“煙兒乖，忍一下。你也知道我想早些結束那勞什子的晚宴。有了你這個‘美嬌娘’在身邊就可以早點兒脫身離開了，是不是？”夜涵像哄小孩子一樣哄著紀凌煙。

“咳咳……嗯！”姚馨故意大聲地提醒著兩個人，“兩位親熱還是留給那位夢大小姐看吧，可別在我者孤家寡人面前，很受打擊的耶！可愛的‘大小姐’快些坐下來吧。只是上些淡彩妝，一會兒就好了。”

“嗯，我也要扮得有模有樣才是，不然砸了我的招牌怎麼辦？”紀凌煙打趣道，乖乖地坐回去。

姚馨俐落地為紀凌煙上妝，略施淡粉，勾劃眼線、細眉，勾起長長的睫毛，畫上雙色眼影，略施腮紅，上上防水唇彩，在紀凌煙的左耳上為他戴上銀質的可愛葉狀耳釘。看著眼前迷人的可人兒，姚馨感歎道：“這是我這麼多年來，最完美的在妝面了。真是清水出芙蓉啊！這等美貌讓我都嫉妒了。”

紀凌煙看著鏡子中的自己，都被自己的樣子嚇住了，他轉向夜涵，有些不要意思地問：“涵，好看嗎？”

這一望不要緊，嬌豔動人的樣子讓夜涵也是一怔，點點頭，卻一句話都沒說。

姚馨忍住笑，拍了拍夜涵：“夜大少爺，您可別情急弄花了我好不容易畫上的彩妝，再說，吃多了唇彩可沒有好處哦！”說畢，將剛剛那支新打開的唇彩遞到了紀凌煙的手中。

“我知道。”夜涵拉過紀凌煙就往外走，“煙兒，我們快走吧。免得被某人不良的思想給傳染了。”這一拉讓紀凌煙一個不穩摔倒在夜涵懷裏。

姚馨忍得有些岔氣，卻還說著風涼話：“夜大少爺不用不好意思，可別把情人摔著。這麼漂亮的人兒，要是從正門出去還不被圍劫！還是從後門離開吧。”姚馨親自領路從另一個小電梯下樓去了。

電梯上，紀凌煙促狹地看著夜涵有些發紅的臉，像發現新大陸一般地說道：“涵？你怎麼了？難道你真的在害羞？我記得你很早就不知道害羞為何物了啊？想不到，你現在還這麼‘純潔’。呵呵……”

“囉嗦！看我到車上怎麼治你。”夜涵避開了紀凌煙迷人的笑靨。見電梯停了下來，為紀凌煙披上大擎出了“杞夢”大廈。

五、鴻門宴局，巧打太極

上了車，夜涵關掉了埋在紀凌煙體內的兩個跳蛋，摟過紀凌煙，“休息一會兒吧，一會兒有你累的時候，我可不想把你累著。”

紀凌煙高興地一笑，撒嬌似的說：“嗯，涵，要抱抱！”

夜涵無奈的一歎，抱緊懷中的人兒，“你這個樣子哪還有一點兒紀氏繼承人的樣子？”

紀凌煙努努嘴，“不是有你嘛！再說我家老頭子還很年輕的嘛！”說著，像貓咪一般窩在夜涵的懷中，小手卻極不安分地在夜涵的胸膛上有意無意地畫著圓圈，對夜涵自豪的笑笑，“就是因為是紀家人，所以我示弱的手段舉世無雙！”

“是，是，我的煙兒最厲害了。”夜涵一把握住那亂動的小手，咬住紀凌煙的耳唇：“煙兒還想要嗎？現在可不行！一會兒還有重要的事情要做呢。要不然用別的東西代替一下，好不好？”夜涵不知從哪里拿出了一根很大很粗的假陽具。

紀凌煙一怔，馬上換上了一副無辜的臉孔：“涵，人家只是有些無聊嘛！無聊了才畫一兩下的嘛！”

“好了好了，不鬧了。休息一會兒吧！”夜涵不再理會紀凌煙，閉上了眼睛養神，那個孟市長可不是好對付的角色。希望可以托煙兒的福能快些解決才好。

窗外華燈初上，車窗外琳琅滿目的店鋪熱鬧非凡，一派祥和景象，卻不知不是每個人都能享受這份閒適的。

大約半個小時後，車子平穩地停在了夢市長郊區的豪華別墅門前。紅色的地毯一直鋪到車門口，庭院中燈火通明，即使是在冬天，火紅的花多依舊綻放著。夜涵為紀凌煙披好大氅，下了車子。

紀凌煙看著這豪華的別墅，心中的鄙夷大升，一個市長要是真能買得起這麼好的別墅他早就去幹了，還不是用些卑劣的手段斂財。看似豪華的別墅，卻一點兒美感都沒有，不搭調的中西結合，雖然都是頂級名牌，表面上是昭示著主人的財力和眼光，但真正懂品味的人一眼就看得出這樣的搭配就像豬肉配番茄完全沒品味。

兩人徑直走進了別墅，一進大廳就看見身著仕女服飾的女僕忙碌著，三五個成群的名流交流著什麼。

夜涵和紀凌煙一進門就吸引了眾多的目光，看到夜涵有敬畏、有憎恨、有諂媚……而見到紀凌煙卻只有一種表情——驚豔！紀凌煙的著裝打扮就像出塵的精靈，魅惑的妖精，勾人心魄，讓人陶醉。

紀凌煙最擅長偽裝自己，他當著眾多人的面，故意表現得楚楚動人，害羞地拉著夜涵的大手，挪了挪身子藏到了夜涵的身後。紀凌煙的動作讓在場所有的人為之心動，那種嬌柔激發了人的保護欲望。看著眾人癡呆的樣子讓夜涵感到十分好笑，驕傲地摟著紀凌煙的細腰，大步走了進去。

“夜氏大少爺能光臨寒舍，孟某真是榮幸之至啊！”來人的聲音扁扁的，像只老得掉渣的癩蛤蟆。四十多歲的臉上寫滿了狡詐，微挺的啤酒肚箍在西裝裏樣子有些滑稽。

“孟市長太過謙了，誰不知道在您的領導下，我們泊乾市最近的發展已經位列全國第二了，這功勞當

然是屬於您的。我一個小小的商人不過是平民而已罷了。”夜涵打著官腔，遊刃有餘地斡旋著。

孟市長哈哈一笑，聲音如破磬一般，讓紀凌煙一陣惡寒。

“哈哈，你已經是夜氏集團的總裁了，繼承了你父親的家業，怎會是小小的商人呢。年僅二十一歲就將如此大的家業管理得井井有條，比我的兒子強很多呢。”孟市長長年在政治漩渦中摸爬滾打，對於這些奉承話自然手到擒來。

夜涵一笑，“孟市長客氣了，再怎麼說我也是晚輩，您的經歷自是比我的多。”

孟市長轉眼一看，眼前一亮，癩蛤蟆般的笑容對著紀凌煙，“好漂亮的人兒啊！不知這位是……”

夜涵心中暗笑，拉過紀凌煙，“這位嘛！是我青梅竹馬的未婚妻——紀凌煙。”

夜涵這麼一拉，紀凌煙腳下一個不穩，險些摔倒，樣子看上去像是因為羞澀而有些怯場。紀凌煙剛要開口，突然感覺到後庭中一陣強烈的振盪，情不自禁地喊了出來：“啊！……嗯……您好，我是……紀凌煙。請多關照！”微微顫抖的聲音聽上去卻像是因為害怕才有些顫抖，誰也想不到是因為快感。

“夜先生真是好福氣啊，有這麼一位如花似玉的嬌妻。真是羨煞我等了！”孟市長見自己的計畫被人打破，雖然心中氣得恨恨磨牙，但嘴上卻不失禮儀地稱讚著。心下知道想要拉攏夜家，看來聯姻是有些不合適了，只能用其他的方法了。現在也就沒有再糾纏下去的意義了，所以話鋒一轉，“今天來到孟某人這裏，就請二位玩得盡興吧！”

夜涵心下鄙視地一笑，面上卻不動聲色：“孟市長請！”

見孟理仁走開，紀凌煙故作女兒態偎入夜涵的臂膀中，小聲地抱怨道：“涵，你壞！欺負我，開了也不跟我打個招呼！”

夜涵低下頭，磁質般的嗓音小聲地說：“難道我打了招呼你就會同意我開嗎？”

紀凌煙在別人看不見的地方扭了夜涵腰間一下，“讓我有些準備，也好過那種像叫床一般的聲音吧！”

“那不是很誘人嗎？”夜涵調笑道。

紀凌煙臉上一紅，有些報復地說：“沒正經的！你看看你那‘未來的岳父’都不高興了，匆匆就離開了。”

“再不高興他也不敢公開和我過不去，畢竟夜家的地位和權利他還是忌憚的。”夜涵環顧四周，見周圍看紀凌煙那貪婪的目光，不爽地摟過紀凌煙宣佈著所有權。

“我很好奇，為什麼最開始這個孟理仁沒有選擇最有勢力的紀家，而是選擇了你這個黑白道都混的人。”紀凌煙任他摟著，雙手環上夜涵的腰間，裝作不曉得兩人親密的舉動已引來了一雙嫉妒的眼神。

夜涵自然也注意到那雙令人不舒服的目光，眉頭微皺。

紀凌煙鬼魅地一笑，加緊了雙臂的力量，踮起腳，放浪形骸地吻上了夜涵的耳際，悄聲地說：“我倒要看看她能忍多久！呵呵……我好壞心哦！”

二人親熱地貼在一起說著話，角落裏的那雙火眸似要燒穿了兩個人相依的身影。

夜涵一笑，“煙兒自己送上門來了，為夫的我怎好推託。”說罷加大了兩個跳蛋的頻率，並拿過仕女託盤中的一杯威士卡，“既然煙兒要玩，我當然奉陪！”說著托起紀凌煙的下顎，將酒杯送到他的唇邊，親手喂他喝下。

紀凌煙皺了一下眉，咽下了辛辣的液體，“嗯……辣，不要喝了。”紀凌煙嬌喘著，希望能緩解那股辛辣。

夜涵看著因為酒的緣故而臉色緋紅的紀凌煙，腹下一緊，摟著紀凌煙往後堂走去，“你這個小妖精！”

六、食骨銷魂，初嘗陽具

夜涵拉著紀凌煙穿過後堂，速度很快。

“涵，涵，慢.....慢一點兒，我，我.....受不了了.....”紀凌煙求饒著，這樣快步走路，讓他後庭內的兩個跳蛋大幅度的進出著，就連貞節鎖上的假陽具也大幅度的進出著，紀凌煙從來沒有這種體驗，這種陌生的快感讓他雙腿發軟。

夜涵一個轉身將紀凌煙抱起進了洗手間，鎖上了門。夜涵看著嬌喘不已的紀凌煙抬頭的欲望又漲大了幾分。他拿起遙控器，將貞節鎖上的假陽具打開。

“啊.....啊啊.....”紀凌煙本就被欲望折磨得難受，假陽具的伸縮擺動無疑讓他更加難耐，無意識的擺動著腰肢尋求著原始的欲望，“嗯.....嗯.....涵，我，我要.....唔.....難受.....進來.....”無助地扶著牆上的扶手，紀凌煙再也受不了這種甜蜜的折磨。

夜涵鬼魅的一笑，伸手將紀凌煙的裙擺掀起，褪下了透明內褲。紀凌煙震動的翹臀在夜涵看來是最難以抵制的誘惑，銀質的貞節鎖邊緣，溢出了透明的淫液。夜涵惡意的用舌頭舔淨那透明的液體，明顯的感覺到紀凌煙的戰慄，夜涵將陽具的頻率調大了一個檔。

“涵，啊.....我，受不了了.....唔.....給我.....求你.....”紀凌煙將自己的翹臀翹得高高的，因為體內受到強烈的刺激，紀凌煙情不自禁地呻吟出聲。

夜涵伏下身來，貼在紀凌煙的背上，勃起的欲望頂在他的後庭上，一手握住被縛的玉莖，另一隻手伸到紀凌煙的口中，玩弄著丁香小舌，“煙兒，這裏可是孟宅，門外隨時都會有人經過，不怕被人聽到你這誘人的聲音嗎？”

紀凌煙被抑制的欲望無處宣洩，讓他的意志已經有些不清了，吸吮著夜涵的手指，只是搖搖頭。他現在最希望能排解自己的欲望，什麼廉恥都顧不得了。

“真是拿你沒辦法。”夜涵將紀凌煙的內褲完全脫了下來，拿到他的面前，說著露骨的話：“煙兒，護墊上都是你的淫液呢！看來你確實忍了很久了，你還真是天生的淫蕩啊！”

“嗯.....嗚.....嗯.....”紀凌煙臉蛋上是害羞的紅暈，水眸蒙上了淡淡的水汽。

夜涵終於解開了貞節鎖，放開了紀凌煙的分身，緩緩地抽出後庭中拴在貞操帶上的自慰器，透明的淫液沿著股間流了下來。紀凌煙將自己的後庭毫無保留地展現在夜涵面前，一張一翕地邀請著進入。

夜涵解開褲子的拉鏈，一個挺身進入了早已濕潤的後庭中抽插起來，玫瑰精油馥鬱的芬芳讓兩個人更加的興奮，沉浸在情欲中。

由於夜涵的進入，使兩個跳蛋向甬道的深處挺進，當夜涵將那傲人的分身完全沒入紀凌煙的體內中，感受著人間罕有的極樂時，紀凌煙頓時感到無比的充實感，這是一種鮮活的體驗。

夜涵不斷地頂在紀凌煙甬道內的某點，刺激著紀凌煙發出一聲聲酥骨的媚叫：“啊啊.....啊.....嗯.....快，快一點兒.....唔唔.....好，舒服.....啊.....那裏.....啊啊啊.....涵.....還，還要.....唔.....”

“真是不知滿足的妖精，要不是顧及到你臉上的妝，早該嘗嘗你上面的小口。”夜涵扣著紀凌煙的細腰，大力的抽插著欲望，粗重的喘氣聲說明此時的夜涵同紀凌煙一樣的激動。

一隻大手繞到了紀凌煙的體前，快速地套弄著腫脹的玉莖，在一聲低吟聲後，夜涵在紀凌煙的體內釋放了自己的濁液，灼熱的液體強烈刺激著紀凌煙，讓他也隨後尖叫著釋放了出來。

二人喘息了片刻，夜涵緩緩抽出了分身，輕微的摩擦又引起了紀凌煙一陣呻吟，剛剛釋放過的身體異常的敏感，僅僅是這樣的小摩擦也讓紀凌煙的玉莖又有了抬頭的趨勢。

夜涵得意的一笑，“怎麼？還想要嗎？”說著拿起紙巾擦淨了手上的白色濁液，整理好了自己的著裝。

紀凌煙大口大口的喘息著，希望緩解欲望，但似乎是徒勞的。夜涵取過一旁的貞操帶，再次為紀凌煙戴上，並更換了護墊，給紀凌煙穿上內褲，整理好衣裙。看著紀凌煙粉紅的雙頰，夜涵不懷好意地對紀凌煙說：“煙兒要好好的含住哦！如果我的愛液流出了一滴，看我晚上怎麼懲罰你！”不例外地看到了紀凌煙在聽到“懲罰”一詞後的顫慄，夜涵心情奇好地摟過紀凌煙打開了衛生間的房門鎖。

“嗯……為，為什麼又給我戴上了那個東西！”紀凌煙抱怨道，假陽具刺激著後庭的敏感地帶，讓紀凌煙腿有些軟，將大半個身體倚在夜涵的臂膀中，撒嬌般的說，“你插得太深了，害得人家腿都軟了，你要負責哦！”

夜涵一笑，摟過紀凌煙纖細的身體，忙不迭的應道：“是是是……紀大小姐！”

紀凌煙剛要反駁就看到後堂的門口出現了一道豔影，將話咽了回去。

七、孟氏兄妹，各懷鬼胎

這不是夜涵嗎？我找了你好久了，你還記得我吧！”一襲玫紅色低胸禮服，使得來人看起來像是夜總會中專跳鋼管的豔舞女郎，垂到胸前狂野的大波浪捲髮更襯得她豐盈高挺的胸部。

豔女好似沒看見夜涵懷中的小佳人，逕自挽住夜涵的右臂，豐滿的雙峰有意無意的蹭著夜涵的手臂，本就地的衣領掩蓋不住一片春光，雙峰好似隨時會蹭出一般撩人心魄。

倚在夜涵懷中的紀凌煙見來人氣勢洶洶，知道這位大小姐終於按捺不住，出面搶人了。妙目一轉，露出一絲難以察覺的陰笑。抬頭時已是一副純情小女人的模樣，就像一朵水晶般的小百合，輕輕扯了扯夜涵的衣袖，怯生生地說：“涵，這位小姐是……是誰啊？”

夜涵心知這又是紀凌煙慣用的示弱手段，既然他願意玩，自己當然願意奉陪，順著他演一出好戲吧！拉著紀凌煙的白皙的小手，故作溫柔地撫摸狀似安撫不安的人兒：“這個女人是我小學的同學孟琳，是孟市長的千金，今天就是為她開的宴會。”

像是不信夜涵的話，紀凌煙擺出嬌態，似吃醋的說：“真的？”

“怎麼？你不相信我？都已經訂了婚，還擔心什麼？我愛的是你。”夜涵十分默契地配合著紀凌煙。

紀凌煙將頭靠在夜涵胸口，紅了小臉，柔柔地說：“涵，我相信你的。我已經是你的人了，不要離開我好不好？”

“好。”夜涵溫柔地摟著紀凌煙。

孟琳大驚，她從來沒有見過夜涵如此的笑容。心中的妒火更熾，拉著夜涵故作嗲聲地說：“夜涵，這位小姐是誰？你們已經訂婚了嗎？我怎麼一點兒消息都不知道？”

“這位是我的未婚妻紀凌煙。我們是指腹為婚，所以你不可能知道的。”夜涵溫柔的笑容在面對孟琳時一下冷了下來，似乎剛才的溫柔只是她的錯覺。

可孟琳知道那不是錯覺，因為在面對紀凌煙時，夜涵又變成了一副溫柔的笑容，“煙兒，孟琳可是我們小學的校花，有很多人追捧呢！”夜涵似是誇獎的話卻一點兒誠意都沒有，不著痕跡地抽出股在孟琳胸前的胳膊，為紀凌煙挽起額前的一縷長髮，在孟琳看不到的地方詭異地一笑。

夜涵的一番話在孟琳聽來，完全是嘲諷和奚落，想她從小被人寵著，哪里受過這份氣，恨意油然而生，卻隱忍不發。

紀凌煙看到了夜涵那詭異的一笑，心下玩得不亦樂乎，裝得乖巧地對孟琳點了點頭，“沒想到孟小姐這麼厲害！初次見面，我叫紀凌煙。”似正實反的話讓孟琳更是惱火。紀凌煙卻沒有就此善罷甘休，轉頭對夜涵說：“涵，我最近有些不舒服，總是想吃些酸的東西，你買給我好不好？”

示威的話讓孟琳緊握的手微微顫動起來，看到紀凌煙瞟過來的眼神，孟琳再也無法忍受這種嘲落，轉身離開了二人。

見孟琳走遠了，夜涵一笑，“你怎麼連這種話都說得出口？”

紀凌煙驕傲地一笑，“是個好藉口不就是了！”聲音突然小了下來，“再不趕她走，人家就快站不住了。”

夜涵這才想起來，紀凌煙後庭中的跳蛋還在高頻率的振動著，不懷好意地用大手揉搓著紀凌煙的翹臀，“是不是很喜欢這種感覺？”

紀凌煙紅了小臉，不自覺地呻吟出聲：“嗯.....放手啦涵！”

“好好，我的大小姐。”夜涵調笑地說，放開了手，摟著紀凌煙的細腰，往前廳走去，同時關掉了一個跳蛋。

二人回到前廳時，宴會已經進入了高潮部分，舞池中一對對男女或男男在曼舞，孟琳此時和幾個好友在說笑，一名男子上前邀請她跳舞，她很高興地答應了。

“涵，那個人怎麼有些眼熟啊？”紀凌煙指著邀請孟琳跳舞的男子問。

“他便是現在三大商業世家姚家的長公子，姚馨的大哥。”說罷，夜涵找了一個舒適的小沙發讓紀凌煙坐下，並霸道地坐在他身邊，完全忽略了孟琳瞟過來曖昧的眼光。二人有說有笑，讓孟琳看得牙癢癢。

“可愛的小姐，我可以請你跳支舞嗎？”一個高大的男人出現在二人的面前。

“抱歉，這位先生，我現在不是很有空。”紀凌煙眨著無辜的大眼睛看向來人，話中一語雙關說明了紀凌煙對來人的不滿，此人是有意挑釁，還是真的不懂跳舞的禮儀？

“這麼美麗的人兒沒有人請跳舞不是很可惜嗎？”男子仍是不放棄，貪婪的眼神雖然不甚明顯，但還是讓紀凌煙和夜涵感到十分的不快。

“孟公子的好意，我想煙兒會明白的。不過今天他身體不太舒服，所以不太適宜跳舞。還請孟公子不要勉強他人。”夜涵一臉霸氣，強烈的佔有欲不允許他人染指自己的人，強有力的臂膀將紀凌煙牢牢地鎖在懷中，昭示著所有權。

此人正是孟琳的哥哥孟昭，孟市長的長公子，此人是有名的花花公子，穿梭在花叢中，不帶一片塵埃，是情場上的高手。紀凌煙聽到夜涵提醒自己，自然是心領神會。

“怎麼？小姐不舒服啊？是我孟家招待不周了，如果需要要不要到裏廳稍作休息？讓美麗的小姐難受實在是讓我感到傷心。”孟昭煽情地說著，不過對於紀凌煙來說實在是冷的厲害。

“不必了，可能是胃有些不適，總是想吃些酸的。”紀凌煙撫摸著自己的腹部而不是胃部，意思顯而易見。

可孟昭卻熟視無睹，不知道是他太笨還是裝的，熱情地說：“是這樣啊！那我就幫美麗的小姐拿些檸檬果汁可好？”

“不用麻煩孟公子了，你的熱情我們心領了，卻無福消受。已經叨擾多時了，我的未婚妻今天身體確實不爽，請原諒我們先行告退。”說罷欲起身離開，卻被孟昭攔了下來。

“夜先生何必這麼著急回去呢？家父還有些事情想向你請教呢。”孟昭和夜涵都是兩看相厭，孟昭要不是為了見美人，才不會招惹夜涵，他看不慣夜涵一副冷冷淡淡、成竹在胸的樣子。不過是個小小的女人，難道要因此而得罪孟家嗎？他夜涵要什麼樣的人沒有，為了一個女人是不是有些蠢。孟昭心中捉摸著眼前二人的關係，卻只是以為紀凌煙只是夜涵找來的幌子，根本不是什麼未婚妻，所以才敢大膽的追求。

夜涵和紀凌煙打了一個眼神，知道正戲終於要開始了，兩人默契地站起身來。夜涵冷冷地開口：“請孟大公子帶路！”

八、虎穴拔須，暗濤不斷

“涵，我不想去！”紀凌煙拉住了夜涵的衣袖，聲音有意無意地提高了很多。夜涵壞壞一笑，“孟市長是請我們去吃好東西哦，全部是你喜歡吃的甜點。”夜涵的聲音也提高了些，卻不十分明顯。

在場的名流中，不乏夜氏企業的大人物，夜涵如此說就是要引起屬下的注意，他可不想打無準備之仗，深入虎穴不做二手準備。

“這樣啊.....那我們不要駁了孟市長的好意才是。”紀凌煙一副人畜無害的表情，可他也同樣做好了準備，這個孟市長可不是軟柿子。

夜涵用食指點著紀凌煙的鼻子，“少吃些甜甜膩膩的東西，對牙齒不好。不要搗亂，晚上回會好好補償你的。”夜涵曖昧地說道。

聲音雖然不大，但還是讓孟昭聽得一清二楚，常在花叢中的他當然知道“補償”指的是什麼，心裏無端的有些煩躁，卻又不好開口說什麼。

紀凌煙見孟昭一臉無奈，柔媚地偎進夜涵懷裏嗔道：“死相，你別太用力了，會壓到肚子的。”夜涵聽到這話差一點兒憋不住笑出來，這小傢伙氣人的水準還真是厲害。看孟昭有些青白的臉色，夜涵故作嚴肅地說：“好了，別鬧了。快走吧，不要讓人家等急了。”

“好.....我什麼都聽你的。”紀凌煙滿臉幸福小女人樣，看得孟昭一陣燥熱，這個小妖精真是媚到骨子裏了，一顰一笑都勾魂攝魄，要是把他壓在身下，狠狠地插入他，那滋味一定銷魂蝕骨。有些怨恨地瞪了夜涵一眼，轉身帶路向樓上走去。

尚在舞池中的孟琳看到這一幕卻突然羨慕起紀凌煙來，她多麼希望夜涵能進入自己，那種充實感一定是前所未有的。她一定要得到夜涵，決不會便宜了那個小妖精。孟琳如是想，心下鬼魅地一笑。

比起孟氏兄妹的烏雲罩頂，紀凌煙卻樂不可支地偷笑著，將後庭中的不適感稍稍淡忘了些許。二人跟著孟昭向樓上走去。看著貌似華麗的裝潢卻透著怪異的感覺，讓紀凌煙很是不舒服。書房的房門被推開，孟市長坐在辦公桌前，兩手交叉地支著頭，見夜、紀二人進來，臉上立刻堆出了笑容，站起身了，“夜先生終於來了。”

“讓孟市長久等了。”夜涵打著官腔，眼睛環視了一圈書房的佈局。

“夜先生這邊請！”孟市長請二人坐在一旁氣派的長沙發上，自己則坐在一個單人的軟椅上，像救生圈一般的肚子隨著他走路而上下起伏著，臃腫的身體像堆在了軟椅上一樣。

這只肥得流油的鴨子，不好好榨榨怎麼對得起自己？這是夜涵的第一反應，想到好處夜涵便露出了一副無害的笑容。

“不好意思孟市長，夜某的未婚妻今天身體有些不適，我要早些送他回去，所以我們開門見山的說吧！”夜涵沒等孟市長說話就強勢地要求道。

紀凌煙靠在夜涵身上，一副軟弱無力的樣子極具誘惑力，夜涵暗笑他的百變多怪，卻也不拆穿，不客

氣地摟過紀凌煙的腰，一副唯我獨尊的霸氣立刻擺了出來。

“夜先生果然快人快語，那我也不閃爍其詞了。想必夜先生也知道小女子自小多有仰慕，自然也能猜到這次的生日宴會就是小女的相親會，而內定的人選自然是夜先生了。孟某實在是十分的歡喜這門親事，不知道夜先生何時能下聘禮迎娶小女過門啊？也好讓我這個老人抱上外孫子啊……哈哈……”孟市長亂沒有形象地大笑著，肥碩的肚子隨著笑聲一顫一顫的，讓紀凌煙實在是覺得好笑。

夜涵的臉色有些陰鬱，“何人告訴市長夜某有意迎娶千金的？難道市長忘記夜某今晚說過的，夜某已經訂過婚了。”

孟市長似乎沒有看到夜涵陰鬱的表情，自顧自地說：“夜先生不必推諉了，看得出來你身邊的這位小姐是你的情婦，而不是未婚妻。”哪有未婚妻在公開場合如此魅惑人的？像這樣的蕩婦一看便知。孟市長沒有說出來後面的話，他還不想得罪眼前的財神，雖然自己很不喜歡夜涵這副盛氣凌人、不可一世的冷傲，要不是孟琳死說活說要夜涵，他可不想招惹黑道的人，畢竟黑道的大多不講理，麻煩多危險多。但不可否認，這些年來，夜氏在全球的影響越來越大，他不得不拉攏。

聽到孟理仁如此說紀凌煙，夜涵的臉色立刻沉了下來，他絕不允許有人如此詆毀愛人，“請收回剛才的話！紀凌煙是我夜某人唯一的未婚妻，不是隨便的情婦，請注意您的措辭。如果您不能尊重他，那麼我想我們也沒有什麼好談了。對於孟小姐的垂青，夜某榮幸之至，但卻無福消受，請孟小姐另擇金龜婿吧！”夜涵話鋒突然一轉，嘴角向上一揚，“孟市長的意思，夜某已經明白了，雖然做不了親家，但在孟市長的帶領下，本市的經濟發展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夜某還是會支持您的連任。”

夜涵的一些話軟硬兼施，讓孟理仁有火無處發，十分惱火，卻也只能隱忍不發：“不愧是現在夜氏集團的實權總裁，果然不同凡響，孟某人佩服。那麼，以後凡夜氏的貨物進出口關稅及關檢我自會囑咐下去。”

泓瀾市是全球最著名的港口型城市，一年大大小小的貨船經過泓瀾市多如牛毛，海關收入和港口停泊的收入就相當龐大，如果打個比方，泓瀾市一年的收入可以養活五億人口不在話下。黑道的生意向來是高利潤高風險的，孟理仁這個價碼實在是很合夜涵的胃口，這樣一來，夜氏一年的收入將會提高三成有餘，不愧是長年在官場的人，果然是老奸巨滑。

“孟市長果然有誠意，我是一個商人，口頭的承諾我向來沒有安全感，還是簽一份合同的好，你說是嗎？當然您那份好處自然少不了的。”夜涵凌厲的眼神讓孟理仁心中一寒，想不答應卻也是不可能的了，賊船已上，想下來談何容易啊！

二人雙雙列好條款，確認無誤後兩人簽字印章，“孟市長果然老道，夜某佩服，希望今後合作愉快。”夜涵起身和孟理仁握手示好。

“自是仰仗夜先在了。”場面的話誰都會的，說實話，孟理仁實在覺得夜涵不是個好惹的角色，看似自己得了大便宜的合作，實際遠比不上夜涵所得的利益。

夜涵假笑著，鬆開了手，卻悄悄地開啟了手腕上環形遙控器的開關。

“啊……嗯……涵，涵……我，我好難受……”忽然紀凌煙倒在長沙發上，全身不住地顫抖著，像是忍受著什麼。眼角掛著瑩瑩的淚光，楚楚可憐。

九、陰謀未斷，期待春宵

夜涵一把抱起蜷縮在沙發上的紀凌煙，“煙兒，煙兒？你怎麼？不舒服嗎？要不要緊？”狀似緊張地聲音成功地騙過了孟理仁，可在只有紀凌煙看到的地方他卻是一臉的奸笑。

“涵.....涵.....我，我好難受.....”紀凌煙順勢軟倒在夜涵懷裏，臉上的神情柔弱動人，可背地裏卻用手指狠狠地擰了夜涵側腰了一把。

“紀小姐要不要緊？怎麼會突然肚子疼？”孟理仁一臉的擔憂，“要不要去醫院？”

紀凌煙這麼一招，成功地讓夜涵露出了痛苦的表情，看著因興奮而顫抖的紀凌煙，夜涵腹下一緊，急忙起身抱著紀凌煙預勢要往外走，“不必麻煩了，恕我等無禮，要先行一步了。”

紀凌煙順勢接道：“涵，我.....肚子好疼.....嗚嗚.....”一副疼痛欲絕的樣子人誰看了都會心疼不已。紀凌煙將臉埋在夜涵的側頸，委為抽搐的肩膀看起來像壓抑聲音在哭，可實際上卻又是另一副光景。

夜涵不再耽擱，早離開這虎穴，早安生，大步向外走去。邊走邊小聲地說：“煙兒還真是聰明，知道裝肚子疼！”

“那當然了！剛才你突然調大開關也不和我說一聲，我不裝肚子疼，難道要我直接說出原因。”紀凌煙小聲地抱怨道，外加贈送了一個大白眼。

夜涵一臉的焦急，可嘴裏卻說這完全不同的話：“我怎麼和你說啊？一說不就露餡了。再說了，出其不意你才能演得更加逼真嘛！”說罷，二人已經走到了孟宅的門口。

“你總有的說，你不該姓夜，應該姓李，理都占你那邊了。”紀凌煙沒好氣地說道。

“那我倒是榮幸的很嘛！”夜涵毫不在意紀凌煙的語氣，將紀凌煙小心地放在車子後座上，不知是有意還是無心，正好碰到了紀凌煙後庭中的異物，讓紀凌煙又是一陣呻吟。可聽在外人耳中卻變成了因肚子疼而引起的痛苦呻吟，而不是碰觸到敏感點興奮的呻吟聲。

二人急急的出來，引來了很多人的注目，夜涵好整以暇地上了車，黑色的林肯車很快地消失在夜幕中，不見了蹤影。

“爹地，我就是夜涵嘛！不管用什麼辦法，我都非他不嫁。”這廂別墅中的孟家大小姐看著夜涵抱著愛人揚長而去，終於忍受不住想父親撒起嬌來。

“為什麼一定是那個夜涵啊！算了算了，誰讓你是我的寶貝女兒，爹地會滿足你的願望的，不過夜家的勢力太大，我們還要找個靠山，這靠山自然是能與之抗衡的姚家。姚家現在主事的是姚家大少爺，此人好色成性，姚家這般還要靠你自己才行啊！”孟理仁滿眼的狡猾，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連女兒都能出賣。

“對了，讓你哥哥去查查那個紀凌煙的身份，敢明目張膽的帶出來的人絕對有背景，看夜涵對她的重視，應該是他的一根軟肋，我們抓住他的軟肋，還怕他不答應親事嗎？”孟理仁吩咐道。

“是，女兒知道了。這就去通知哥哥。”孟琳很是興奮，想到可以惡整那個小賤人，她就覺得舒坦。哼，敢搶她的人，看我不整死你。

“哈哈.....那一家子，真是笑死我了.....哈哈.....”紀凌煙笑倒在夜涵懷裏，“都讓你牽著鼻子走，一臉的無奈.....還有.....”紀凌煙的表情驀地一變：“我以後決不帶那個了！”

夜涵勾過紀凌煙的下顎，用紙巾擦掉他雙唇上的唇彩，輕輕一點吻，邪媚地看著紀凌煙，“不要帶哪個？現在你不是很享受嗎？這麼厲害的振動你都快習慣了吧？現在可是兩個跳蛋的最大頻率，要不要我把自慰器的也打開呢？”夜涵作勢要打開開關，讓紀凌煙壓了下去，夜涵趁機將大手探入了裙中，摀壓著後庭，“還說不要帶？我的東西有沒有好好含住？我一會兒可要好好檢查一下哦！”

“唔.....嗯.....你，你好壞.....啊.....啊！”紀凌煙嬌喘著，更深地一入夜涵的懷中，解開夜涵的西服外扣，隔著薄薄的衣料，伸出小舌舔弄著夜涵不甚明顯的兩點，“涵，你想要我嗎？”吐氣如蘭，讓人連骨頭都酥軟了。

“你真是個永遠不知滿足的淫娃，這麼快就忍不住想要了？”夜涵將自慰器的開關打開，時快時慢地調節著頻率，讓紀凌煙興奮不已地大聲叫著。

“啊啊.....啊啊.....涵，涵.....吻我.....吻我.....我受不了了.....嗯嗯.....”將翹臀貼坐在夜涵抬頭的欲望上，輕輕扭動著腰肢索要著，後庭的振動讓他欲罷不能，欲火讓他的神志開始有些混亂了。

夜涵得逞的一笑，故意忽略紀凌煙那誘人的樣子，調笑地問道：“你也快18了，紀家的繼承人18歲就要表明身份，正式成為紀氏的總裁，你是想以女人的身份出現還是男人的呢？反正無論男女，你註定是我的人。”

“嗯嗯.....”紀凌煙很是難受，欲望無處發洩，卻又不得不回答夜涵的話，悻悻地說：“我，我不知道，你又不是不明白.....我媽和你媽的約定，雖然.....這一年你和我才開始有了肉體上的關係.....嗯... ..但，早在我還沒出生時，我們兩家的親事就訂了下來的.....啊啊.....從小我就是按照女兒養大的，如果按照她們的計畫，我爸應該會宣佈我是他的女兒吧！”

紀凌煙的母親從小就希望自己能生個女兒，並在懷上紀凌煙時就和夜家訂下了娃娃親，希望可以親上加親，畢竟夜涵的母親是紀凌煙母親的堂姐。可惜老天不作美，讓她生了一個男孩，可她依舊按照原來的計畫將紀凌煙當作女兒養大。紀凌煙的父親愛妻如命，怎會違背妻子的決定，於是也就放縱了，反正妻子當女兒養，他當兒子養不就好了。

“那正好給你安個人工子宮為我生個寶寶。”夜涵厚臉皮的說道。紀凌煙臉一紅，“你真的想要？”

“我隨便說說的，孩子的事情等以後再說吧！目前我只想要你，我可不想讓人打擾我們。我可見不得你疼的樣子，我可捨不得我親親的煙兒受苦。”夜涵像寵小貓一樣撫摸著紀凌煙。

“涵，那你愛不愛我？只想我給你生孩子對不對？”紀凌煙向個要糖的孩子，索要著夜涵的承諾。

“我愛你，很愛很愛！愛到一見到你將想把你壓倒在床上，好好欺負你。只想要你和我的孩子。正如你說的，我們的命運早在你未出生時就已經註定了，你逃不開的，你這一輩子都只能是我的人。”夜涵的聲音很溫柔，和剛才的放蕩不羈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紀凌煙主動吻上了夜涵，回應著夜涵的深情，眸中儘是柔情。

夜涵回摟著紀凌煙，眼中滿是寵溺，霸道地席捲著紀凌煙的小舌，闖入了紀凌煙的口中，掃過每一個角落。陣陣酥麻的快感讓紀凌煙的欲望更加硬了起來。

“涵，我要，我現在就要……” 紀凌煙再也受不住這樣的煎熬嗔怒道。

“好，我們馬上就要到了，再忍耐一下。今天我一定會把你喂飽的，你這個小妖精。一夜的春宵讓我們共度吧！” 夜涵大手婆娑著紀凌煙圓潤的臀部，熟練地挑逗著他每一個敏感點。

十、瘋狂一夜，異樣情調

車子很快就駛到了市郊區夜涵的私人住宅別墅，夜涵取過一旁的白色大氅為紀凌煙披在身上，將人兒嚴嚴實實的包好，打橫抱下車，直奔二樓的主臥室。

夜涵將紀凌煙放在寬大的床上，逕自解下了領帶。紀凌煙情欲正熾，突然離開了夜涵溫暖的懷抱，讓他十分難耐，扭動著身體呻吟著：“嗯……涵……抱我……”

夜涵脫掉了上衣外套，只著了白色的襯衣，坐在床上，摟過紀凌煙：“這種天氣，我們是不是應該做一些適當的運動來增加熱量呢？我的煙兒。”

整套別墅安有中央空調，房間很暖和。見紀凌煙沒有反對，夜涵露骨地說道：“來吧！煙兒，我們的遊戲開始了。好好趴在床上，讓我檢查你的‘小嘴’又沒有流出什麼來。”

聽到夜涵命令似的的口吻，讓紀凌煙一陣興奮，他最喜歡強勢的葉漢，十分配合的趴在床上，高高翹起自己圓潤的臀部。掀起裙子，露出性感的地方，誘惑著夜涵，銀質的貞操帶在透明內褲中不安地振動著。

夜涵詭異地一笑，“煙兒這副樣子是在勾引我嗎？這是性急的孩子呢！”將遙控器的開關全部調到了最大，好整以暇的欣賞著面前的無限春光。

“啊啊啊……啊啊啊……涵，涵，我受不了了……慢，慢一點兒……求你了……唔……”紀凌煙興奮地叫著，誘人的臀部大幅度地顫抖著，似乎強烈的要夜涵安撫。

夜涵起身從床頭櫃中取出一瓶潤滑劑，一個女用的透明擴陰器，一個精緻的手電筒。並關掉了三個異物的開關。

“我要檢查了。”陳述的口吻讓紀凌煙一抖。

褪下紀凌煙透明的內褲，解開了貞操帶的鎖，緩緩地抽出貞操帶上的自慰器，動作十分緩慢，對於紀凌煙來說這無疑是一種折磨，敏感的后庭在輕微的摩擦下依然產生了快感，讓他情不自禁地呻吟出聲。一個冰冷的物體滑入了自己的身體裏，紀凌煙知道那是什麼，讓他顫抖起來，不住喘息地說：“嗯……啊……涵，涵，好涼……”

“那就用你的‘小嘴’含熱了吧！”夜涵不顧紀凌煙的反對，將擴陰器向紀凌煙後庭深處插去，並將開關調到最大限度，調笑道：“我可要好好檢查裏面的東西又沒有好好含住。”拿過手電，夜涵煞有其事的檢查著後庭內部的春光，裏面紅色的媚柔一緊一松地收縮著，兩個無線跳蛋掩藏在白色濁液中若隱若現。由於三個異物一直勤勞的工作，此時紀凌煙後庭的腸壁上分泌出了大量的腸液，讓夜涵一陣燥熱，極有技巧的打了一下紀凌煙白雪的臀部，“裏面還真是無限春光啊！你果然夠淫蕩呢！我可愛的煙兒。今天表現的很好，我存在煙兒身體裏的東西都還在，我是不是應該好好嘉獎一下你呢！”

紀凌煙有些嗚咽，“涵，涵，不要看了好不好？”

夜涵壞心地一笑，“好啊，不過裏面的東西你要自己解決了。”沒等紀凌煙反應過來，夜涵就抽出了擴陰器帶出些許白色濁液，起身將擴陰器放在一旁。

“嗚……涵，我怕……”紀凌煙的聲音讓人聽上去動了惻隱之心，不忍為難他。

可夜涵卻完全相反，從小巧的酒架上取下兩個寬腹高腳杯和一瓶XO，將一個杯子扔到了床上，好整以暇地坐在一旁的沙發上，悠然的品著美酒，“你是在害羞？是你自己一個勁兒的要的，怎麼？是不是想讓我親自把你不成？你從小到大和我在一起，還有哪里是我沒看到過的！”

見紀凌煙仍然沒有動作，夜涵突然神色一改，嚴厲地命令道：“你知道怎麼做的！不要讓我說第二遍，自己將液體排到杯子裏，不許灑出來，不許讓跳蛋出來。我的耐性可不好，這你是知道的，不要將我激怒，我可不會手下留情的。”

紀凌煙不敢再怠慢，收緊後庭，慢慢起身，將酒杯扶正，如怨婦一般小聲嘀咕著：“嗚……你一點兒也不心疼人家，就會自己享樂。”

他的話讓夜涵聽得一清二楚，放下酒杯，夜涵伸手打開床頭櫃的抽屜，拿出了一個直徑6cm，長30cm的淡粉色自慰器，上面滿是大大小小的觸頭。夜涵拿到紀凌煙面前，詭異地一笑：“那今晚你就讓它好好服侍你吧！”說著將自慰器的開關打開，並調到最大。

只見那粗大的自慰器動作極大的振動著，而且每個觸頭都在自己蠕動，還不時長長短短地伸縮著。

見狀，紀凌煙委屈地搖著下唇，分開雙腿半跪在床上，雙手挽著裙擺，讓夜涵能夠清楚的看到下面的情況。紀凌煙弓起纖細的腰肢，在距杯口5cm的地方停了下來，羞紅的小臉微低，注視著從自己後庭排出的液體，努力地控制著力道。混合著玫瑰精油的腸液和精液緩緩注入了高腳杯中，看著杯子慢慢滿了，紀凌煙急急的呼喊著：“涵，杯子！”

夜涵欣賞著無限的春光，見那些濁液從可愛的菊花中排出，有種說不出的淫蕩。夜涵更覺下腹叫囂的欲望更熾，將自己手中的杯子放到紀凌煙身下，拿過了那盛滿液體的杯子，嗅著那充滿玫瑰馥鬱芬芳混雜著些許腥氣的液體，夜涵笑道：“煙兒真厲害，排除了這麼多。”

紀凌煙微微皺眉，他現在沒有精力說話，他要好好控制住那急於“破繭而出”的跳蛋，不讓它滑落出來，可還是一個不小心，讓一個跳蛋死者液體排了出來，掉在了杯子中。紀凌煙知道自己沒有按照夜涵的要求做，心下有些害怕。

夜涵眯起了眼睛，“煙兒不乖，沒有好好的夾住，做好懲罰的準備了嗎？”見紀凌煙一抖，葉漢得逞的笑了起來，“把那個跳蛋也排出來吧，然後……把裙子脫了！”

紀凌煙順從的脫下了裙子，散開了長髮，一絲不掛地跪在床上，小心地將另一個跳蛋排到了杯子中，將杯子放在床頭櫃上，便跪著一動不敢動。他知道自己惹到了夜涵，今晚不會有好過，心下害怕起來，卻也不敢反抗，他不希望夜涵不高興。

夜涵再次打開床頭櫃，拿出了一條黑色毛絨絨且很長的東西。

紀凌煙心中一凜，看那又長又黑不知是什麼的東西，他心中忐忑不安起來，戰戰兢兢地問夜涵：“這是什麼？”

“你不知道？”夜涵鬆開了手握住的一頭，露出了一個黑色粗大的假陽具，邪惡的笑道：“很可愛吧！這條黑色的貓尾巴配你白雪般的身子再合適不過了。趴好了，讓為夫的為你戴上。”夜涵迫使紀凌煙趴好，將那粗大的黑色陽具插入了紀凌煙的後庭中。

“啊啊.....涵.....不.....別，別這樣.....啊啊啊.....”紀凌煙因為受不了速度極快的摩擦速度求饒道，羞恥感和快感一起湧了上來，讓他欲罷不能。

十一、可愛貓咪，纏纏綿綿

“涵，不要帶好不好？”紀凌煙真的不敢想像自己現在的樣子，雖然小時候母親也常把他打扮成各種稀奇古怪的樣子，但是小時候，現在他已經快成人了，不再是可以任人擺佈的娃娃，雖然他不介意在夜涵面前這樣，但還是會覺得害羞。

夜涵伏下身子，貼著紀凌煙的耳際說道：“如果你能讓我高興，我自然會早早讓你舒服。不過你也別忘了，這是對你剛剛的懲罰，你也知道做錯事就要受罰的，所以你也不必害羞。”溫熱略帶酒味的氣息讓紀凌煙又是一陣顫慄。

紀凌煙情不自禁的點點頭，伸手摸摸自己的“尾巴”，手感極好的絨料，大眼睛渴望的看著夜涵，等待著他的命令。

“煙兒很乖哦，給你些獎勵吧！”夜涵壞壞的一笑，打開了手中遙控器的開關。

“嗯.....嗯.....涵.....”紀凌煙忘情地呻吟著，扭動著臀部引誘著夜涵，希望他能早些拿下貓尾巴。

夜涵看著眼前這誘人的紀凌煙，真是可愛極了。看著他可愛的小菊花努力地吸附著粗大的假陽具，長長的尾巴因為振動而左右擺動著。夜涵忽然想起還有一樣東西沒有給紀凌煙戴上，於是又從抽屜中拿出了一條紅色絲帶，上面有一個銀色的鈴鐺，聲音清脆悅耳。

“煙兒現在很美！戴上絲帶會更漂亮哦。”夜涵引誘著可愛的小貓，將紀凌煙抱坐在自己腿上，將紅色的絲帶極有技巧的系在紀凌煙挺立的玉莖根部上，銀色的鈴鐺，紅色的絲帶，紀凌煙的樣子讓夜涵為之瘋狂，恨不得馬上將他壓倒在床，但可愛的貓咪還沒有玩夠，怎麼捨得現在就吃掉他呢。

紀凌煙的欲望無法得到宣洩，讓姣好的臉上浮上一層紅雲，紀凌煙為了讓自己好過一些，雙臂搭在夜涵的肩上，蹭著夜涵的胸膛，撒嬌地說：“嗯.....涵，放開好不好嘛！人家想要你，現在就想要！”夜涵怎會不知紀凌煙的企圖，他狡黠的一笑，“把煙兒打扮得如此漂亮，怎麼不讓我欣賞一下呢？來，煙兒，在房間裏走一圈讓我好好欣賞一下。”將紀凌煙放在地上，好整以暇地靠在床頭。

紀凌煙雖然害羞，但還是按照夜涵的話在房間中緩緩地邁著步子，每一個動作都會引來一陣清脆的鈴鐺聲，讓紀凌煙更加的無地自容，恨不得馬上鑽的被子中。

看著紀凌煙的窘境，夜涵再也受不了了，一把抱住紀凌煙將他放倒在床上，打開了他的雙腿，用柔軟的貓尾巴逗弄著紀凌煙敏感的大腿根部。

“嗯.....嗯.....涵，不.....不要.....啊.....好癢.....放過我，好不好.....我要你的.....嗯.....”紀凌煙無助地抓住夜涵的手臂，淚眼婆娑地望著夜涵。

夜涵看著紀凌煙那小巧可愛的紅色玉莖，輕輕吻了一下鈴口，滿意地聽到紀凌煙的倒吸聲，不緊不慢地說：“那煙兒是不是應該先為我脫掉衣服呢？”

紀凌煙見狀，伸出有些顫抖的小手，一個個解開了夜涵白色的襯衫，看著夜涵結實的胸膛，紀凌煙極為愛戀的撫摸著肌理。

夜涵抓住紀凌煙亂摸的小手，“煙兒等不及了嗎？”看著紀凌煙警扭地別過頭去，夜涵吻上了那芳醇的小口，兩人交纏在一起，久久才分開。夜涵滿意的看著自己的傑作，男人的自尊心得到了充分的滿

足。

紀凌煙被夜涵的吻弄得更加欲火難耐，他嫵媚的一笑，嗲聲嗲氣的說：“涵，讓我好好服侍你好不好？”

見夜涵沒有反對，鬆開了對自己的桎梏。紀凌煙坐起身來，俯在床上，開始動手解夜涵的褲子，看著自己朝思暮想的東西已經抬起了頭，紀凌煙如珍寶一樣捧在手中，慢慢納入口中，緩緩吞吐著夜涵的粗大。

夜涵的欲望被溫潤的小嘴套弄著，極是暢快舒服，將手指插入紀凌煙的發中摠壓著他的頭，希望自己的欲望可以更順利的進入。

紀凌煙努力的舌頭挑逗著夜涵，滿足著夜涵，時不時聽到夜涵滿足的呻吟，紀凌煙加快了速度，感覺到自己口中的欲望逐漸勃起增多變硬，紀凌煙有種說不出的成就感。柔媚的眼神期待地看著夜涵，希望他可以滿足自己早已蓄勢待發的欲望。

“你這個小妖精！”夜涵一把拉起紀凌煙，拔掉了仍在振動的尾巴，將紀凌煙壓倒在床，一個挺身將自己的欲望埋入了那美妙的花園，舒服的呻吟出聲。由於前戲很充分，夜涵毫不費力的滑入了溫濕的後庭。

紀凌煙因為一系列的大動作，更是嬌喘連連：“啊啊.....嗯.....唔.....”聲音柔而媚，更加激發了夜涵的情欲，雙腿自動的纏上了夜涵的腰邀請著。

夜涵霸道的吻上紀凌煙嬌豔的菱唇，大手採擷這紀凌煙胸前兩點紅色誘人的果實，時而用力夾緊提起，時而如蜻蜓點水般輕觸，讓紀凌煙不住的呻吟，片刻時候兩點果實就堅硬挺立在空氣中。夜涵的吻一路向下，在完美的身體上留下了朵朵紅痕。

紀凌煙難耐的求著：“啊，啊.....涵，我受不了了.....快.....快動.....”反弓起身子貼靠向夜涵精壯的身子，希望能夠降低火熱的體溫。

夜涵緩緩地抽動著欲望，一隻手扶住紀凌煙的腰，另一隻手握住了紀凌煙的玉莖上下套弄著。看紀凌煙享受的樣子，夜涵狠狠地頂著紀凌煙內壁上凸起的某點。緩緩的退出到邊緣，又狠狠的插入，讓紀凌煙忘情的一聲聲的呼喊著，讓這個臥室顯得異常的淫亂。

“煙兒舒服嗎？”夜涵開始加快了抽插的速度，看著佳人在自己身下一聲聲的喊著自己的名字，夜涵的自尊心得到了滿足。

“嗯.....舒.....舒服.....啊啊.....涵，涵.....那裏.....不要.....啊啊.....不，還要.....啊啊啊.....”紀凌煙的意志已經開始模糊，只是本能的忠實著自己的欲望走，配合著夜涵的動作，在夜涵退出的時候收緊菊花，在夜涵進入的時候放鬆菊花。

“煙兒這麼想要的話，我就不客氣了。”夜涵加大了抽插的力度，高頻率的進出著，從二人交合的地方發出靡靡之音，並流出些許透明的腸液。

“啊啊啊.....啊.....涵.....太.....太快了.....啊啊.....會壞的.....”紀凌煙有些跟不上夜涵的速度求饒道。

夜涵卻沒有理會紀凌煙的求饒，更加重的頂著紀凌煙內壁上的敏感點。夜涵的精力十分的旺盛，怎會

如此輕易的便放過紀凌煙？

足足一個小時瘋狂的抽插，夜涵才解開紀凌煙玉莖上的紅絲帶，和他一起攀上了情欲的高峰。兩人享受著高潮後的餘韻，準備著第二次的運動。

夜涵看著高潮後嬌媚的紀凌煙，忽然嘴角一揚，“煙兒，我們一會兒玩些新鮮的好不好？”
紀凌煙下意識的點點頭，完全沒有看到夜涵玩味的笑容。
這一夜註定著瘋狂。

十二、鏡中酮體，別有風情

夜涵抱著紀凌煙側了個身，怕自己的重量壓著他，撫摸著他柔順的長髮。

紀凌煙雙頰還帶著剛才激情的顏色，水眸中春情蕩漾，“涵，我們永遠都在一起好不好？”整個人像無尾熊死抱尤加利樹一般抱住夜涵，雙臂纏上他頸瘦的腰，將臉頰埋在熟悉的胸膛裏，二人連接的部位產生了輕微的摩擦，讓紀凌煙不自覺的一聲喟歎：“唔……嗯……”

這聲音嗔帶嬌、含情含媚的淺吟讓夜涵再次起了反應。感覺到自己身體裏的異物長大了幾分，紀凌煙欲拒還羞的低著頭。

夜涵看著懷著可愛無比的人兒，露出了狡猾的笑容，大手撫上了紀凌煙纖細的雪臂，狀似一本正經的說：“煙兒不乖呦，今天你太累了，我會留到明天再給你吧！現在呢……我就忍耐一下吧！”

知道夜涵是故意調笑，紀凌煙也不焦急，無辜的說道：“涵，可你又硬了幾分呢！”說罷，紀凌煙一邊故作嬌吟，一邊收縮著自己緊致的後庭，滿意的聽到夜涵的低吟，紀凌煙露出了驕傲的神色。

夜涵本就沒有滿足，見紀凌煙這般如此，也就不再耽擱，開始實行自己的計畫。一把抱起紀凌煙，兩人赤裸著向浴室走去。

“幾天前，我讓人在這寬大的浴室中安了一個好東西呢！”夜涵關上了浴室的門。

浴室中一片雲霧繚繞，寬敞的浴池中隨時都有熱水，濕潤的空氣讓紀凌煙感覺很熱，看著熟悉的浴室，紀凌煙問道：“是什麼？我怎麼沒看到？”

夜涵將身體一轉，紀凌煙才看到他們二人身後的東西，有些錯愕的問：“這面大鏡子幹嘛放在這裏？”在紀凌煙面前是一面長3米，寬3米的落地大鏡子。

夜涵痞痞一笑，“怎麼樣？很美吧！你就是用這副美麗無比的身體勾引著我。看看白皙細膩的皮膚，精緻的五官，柔順烏黑的長髮，粉絲可愛的分身。你這下該知道我為什麼叫你‘小妖精’了吧！”鏡中夜涵如抱公主一般懷抱紀凌煙，麥色健康的皮膚和紀凌煙雪白的肌膚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紀凌煙一下羞紅臉，縮在夜涵懷裏，住著夜涵強健的雙臂，不敢再看鏡中自己的樣子，“涵……”

“怎麼？害羞了？那一會兒要在鏡子前做，你還不羞死！”調侃的話語讓紀凌煙一怔。

“涵，不要好不好？我們去床上做，不要在這裏……”紀凌煙求道，他不敢看被情欲控制的自己。

可夜涵卻不為所動，地下身子將紀凌煙放在事先準備好的地毯上，白色柔軟的地毯更襯得紀凌煙完美的肌膚。夜涵坐在紀凌煙身後，將頭湊到紀凌煙的頸側，“煙兒，睜開眼睛好好看看，這麼美麗的人兒就是你。”

紀凌煙慢慢睜開了眼睛，看著如娃娃般精細的身體，不禁害羞的低著頭，身為男人長成這樣實在不是什麼值得誇耀的事情。

“這吹彈可破的肌膚真是世間的珍品，你應該感到驕傲，你有別的男人沒有的美麗。”夜涵托起了紀凌煙的下顎。

“很美嗎？”紀凌煙注視著鏡中的自己，一副嬌豔欲滴的妖冶。

“是！很美很美！”夜涵慢慢打開了紀凌煙的雙腿，露出了他的私處，“看看你自己煙兒，嬌小可愛的玉莖粉嘟嘟的惹人憐愛，後面的菊花嬌麗異常。”

紀凌煙怔怔地看著自己的私處，已經有些抬頭的欲望無助的顫抖著，稀疏的草叢，一張一合的後庭。這副樣子自己看了竟也起了反應，“涵……”

夜涵聽出了紀凌煙話中的渴求，低頭吻上了誘人無比的鎖骨，品嚐著這人間極品。

“嗯……嗯……啊……”紀凌煙情不自禁的呻吟出聲，看著鏡中的自己，他不敢相信這聲音是自己發出的，這樣的媚態是自己擺出的。

“叫出來，我最喜歡你的聲音。”夜涵低聲的訴說著，舌頭掃過紀凌煙最為敏感的耳際。

“啊啊……涵……涵……嗯……”紀凌煙顫抖著，不知為何？在鏡子前自己的身體似乎比以前更加的敏感了，僅僅是舌頭掃過耳際他就興奮的顫抖了起來，玉莖也更加硬。

“煙兒想要嗎？想要的話就要老老實實的說出了。”夜涵壞壞的說道，大手玩弄著紀凌煙胸前的兩點茱萸。

“嗯……我要……我要涵……涵的寶貝……進入我……的身體……啊啊……”夜涵聽到了自己滿意的回答，毫不吝嗇的撫上了紀凌煙抬頭的玉莖，上下掏弄起來。

“你今天還真是敏感啊！我的煙兒。”夜涵沒有費多少功夫就讓紀凌煙的玉莖直直的立了起來。

紀凌煙不置可否，只是呻吟嬌喘著：“唔……嗯……啊……啊……”

夜涵見時機差不多了，大手抓著紀凌煙的大腿緩緩就將他托了起來，將他放的自己欲望的上方，慢慢的放下。由於已經做過了，後庭裏還很濕潤，夜涵的進入並沒有給紀凌煙帶來多大不適。欲望被溫濕的後庭緊緊包裹著讓夜涵舒服得一聲低吼。紀凌煙更是因為這樣的體位讓他更深刻的感受著夜涵帶給他的快感，異常敏感的後庭甚至能感覺到夜涵欲望的脈動。

夜涵的欲望完全被紀凌煙納入身體中，卻沒有著急律動，曖昧的說：“煙兒，看鏡子。你看，我們緊緊的連在了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紀凌煙睜開了迷離的水眸，看著淡淡的水霧中，自己跨坐在夜涵的欲望上，兩人緊緊連在一起的地方，紅透了小臉。

夜涵十分滿意紀凌煙的反應，托著他的大腿開始緩慢律動起來，“煙兒的裏面很熱也很緊，雖然已經有了一年的性生活，但還是緊致的如處子一般，真是讓我愛不釋手啊！”欲望由慢到快，每一下挺進都頂在紀凌煙內壁那敏感的一點上。

“啊啊……啊……”紀凌煙已經說不出話了，只能隨著夜涵的律動不斷的呻吟著，感受著夜涵帶來的快感和溫暖。這樣的體驗他從沒有過，他反弓著腰，迎合這夜涵的抽動，一緊一松的收縮著後庭，“啊啊……快……快一點兒……啊……”

“喜歡嗎？喜歡這種感覺嗎？”夜涵忽然壞心的停下動作，看著難耐的紀凌煙得意的問道。

“別停……別停……涵……”紀凌煙無助的扭動著腰肢，希望可以緩解自己的欲望。

“回答我，你喜不喜歡？喜不喜歡我上你？”夜涵極緩的抽動著，卻故意不碰觸那敏感的一點，惹得紀凌煙更加的難耐。

“嗯……煙兒喜歡……喜歡涵上我……啊啊啊……”紀凌煙艱難的按照夜涵的要求回答道。夜涵聽到了滿意的答案，大力快速的抽插起來，重重的頂在那一點上，讓紀凌煙興奮的大叫起來。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紀凌煙眼前一片空白，釋放了出來。隨著紀凌煙的釋放，夜涵也將愛液盡數射在了愛人體內。

沒有等紀凌煙緩過神兒來，夜涵又開始了新的一輪猛攻，當二人相擁而眠的時候已經是凌晨3點多了。

十三、晨曦激情，另類管家

當夜涵醒來時，已經是次日的上午十點多了，夜涵寵溺地看著縮在自己懷中的紀凌煙，動了動身子，滿意地聽到了紀凌煙無意識的呻吟。昨夜二人一直做到累才睡下，夜涵想到現在自己的分身還深埋在紀凌煙體內，一種滿足感讓他心情奇好。用指腹勾畫著紀凌煙迷人的小臉，充分享受著情人之間甜蜜安逸的感覺。

被臉頰上搔癢的感覺喚醒的紀凌煙嚶嚶了一聲：“唔嗯……涵，很癢，別鬧了，再讓我睡一下下好不好？”睜開迷離的雙眸，甜甜的求著夜涵，動了動腰肢卻發覺了後庭中的異樣，紀凌煙的睡蟲被全部嚇走了，小臉立刻紅了起來，瞬間明白了現在的狀況，害羞的嬌喊著：“啊……涵，你好壞！快拿出去！”一想到昨晚二人一夜瘋狂的歡愛，紀凌煙的臉上豔得似滴出了血。

夜涵壞笑道：“拿出去？拿什麼啊？煙兒不說清楚，我怎麼會知道？”說完惡意的動了動下身，讓分身頂上了那敏感的一點，大手輕柔的被中吃盡了紀凌煙的豆腐，握住那小巧的玉莖開始玩弄起來。

紀凌煙拍倒了剛剛撫上自己胸部的大手，嗔怒道：“一大早就發情，你這個色狼！不怕腎虛嗎！”

見紀凌煙故意岔開話題，夜涵不打算和他繼續玩這種無聊的太極，翻身就將紀凌煙壓在了身下，毫不顧忌他的驚呼，就又開始律動起來，“你應該清楚早上起來的男人是很容易動情的，還敢來招惹我！”經過一夜的春宵，紀凌煙後庭中積存了大量的濁液，此時在強力的活塞運動下發出羞人的聲音，大力的抽插讓紀凌煙欲仙欲死。夜涵見紀凌煙動了情，說著露骨的話，“還有，煙兒不要忘了，我身體可是相當的強壯，要不怎麼能喂飽你這小妖精，滿足你極強的欲望啊！”

“嗯……涵……好舒服……快……那裏……啊啊！！”紀凌煙忘情地要求著，二人瘋狂的律動讓大床也有些搖動了，可這似乎沒有影響二人的好情緒，二人充分地享受著早上別有滋味的極樂，一起攀上了情欲的高峰。

餘韻後，夜涵憐惜地抱起紀凌煙向浴室走去，紀凌煙靠在夜涵寬厚的胸膛上，享受著夜涵帶來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寬大的浴池裏，夜涵為紀凌煙清洗著身體，可夜涵哪肯就此罷手，不斷用手指挑逗著紀凌煙。
“啊……涵……嗯……”紀凌煙享受著被溫水包裹著的舒適。

夜涵用食指擴張著甬道，讓溫熱的水湧入了後庭中，帶出了大量的白色濁液。

“啊啊……啊……嗯……涵……”紀凌煙不勝嬌弱地靠在夜涵的懷中，俏臉是可愛的粉紅色。夜涵一副小人得志的表情，手指又往深處探去，觸及到某點。

“啊啊……啊啊……涵，別……”紀凌煙將自己的手指含在口中以緩解後庭襲上的陣陣快感，眼神中滿是春色。

“怎麼？又想要了？”夜涵壞心的又摠壓了一下。

“不，不想……”紀凌煙嘴硬道，可身子卻做出了最真實的反應。

二人一發不可收拾的在水中又是一輪顛鸞倒鳳，夜涵剛剛把紀凌煙放坐在自己勃起的欲望上，就聽到一陣敲門聲，一個頭探了進來。

來人是一個20出頭的少女，一雙精明的眸子襯得娃娃臉上顯得十分伶俐。嬌小的個頭努力把自己縮在門後，直探出半張俏臉，注視著浴室深處的“景況”，但是，她顯然沒想到自己這麼好運的看見夜涵環著紀凌煙，可下身卻什麼也看不到了。

“呵呵，少爺，打擾了~~樓下姚小姐造訪。”少女的雙眸一個勁兒的往水中看，可惜被流蘇遮擋了視線。

夜涵瞪了一眼少女，口氣不善的說：“楚苾，你怎麼又擅自闖了進來！看我不好好治你，別在這兒杵著了，下去招呼客人！”夜涵心中老大的不爽，這個楚苾是母親黑道組織中一個元老的女兒，那個元老在一次槍戰中為了救母親而去世，母親為了報答恩情收養了她的女兒。楚苾和自己、煙兒一起長大，現在是夜府的大總管，主管夜家日常事務。楚苾表面上是一個清純可愛的女孩，可卻喜歡看些同志的東西，尤其熱衷於GAY，常會偷看自己和煙兒親熱，還樂此不疲，實在讓人費解！

楚苾戀戀不捨的掩上了門，退出了房間。夜涵才緩緩動了起來，草草的發洩過後，迅速洗滌乾淨，下樓去見姚馨，她的到來是夜涵早就料到的，心下也就不著急的磨蹭了些。

“苾苾現在可是越來越大方了，而且時機把握的越來越好了！”紀凌煙依在夜涵懷中看著門口被逮到偷看的楚苾諷刺道。

楚苾一臉無辜狀，“我怎麼知道什麼時候是好時候？像我這麼純真無不的少女.....（以下省略1000字）人家大小姐來了，我就辛苦的通知一下你們，你們還怪人家，你們真的很沒有良心的說，像我這樣的好管家，你們求都求不來.....（以下省略500字）”

夜涵無奈的一笑，擁著紀凌煙溫柔的說：“好了，我們先下去吃些東西吧，讓楚大管家自己演講吧！”說罷，二人相擁下樓。

楚苾見二人下樓，急急跟了下去：“喂！你們很過分的說~~~我還沒說完呢.....（以下省略N字）”

十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馨要不要和我們一起吃早餐啊？”夜涵見姚馨坐在客廳裏喝茶，打趣的問。

“不用了，夜大少爺。現在已經十一點了，我還想吃午飯呢！”姚馨回道，看著夜涵懷中的紀凌煙嫣然一笑，“紀大美人也在啊！昨天玩的好不好啊？”說著眼神向夜涵瞟去，意思不言而喻。

紀凌煙一個不穩，差點兒摔倒，要不是夜涵眼疾手快的托住他，他就要和地板親密接觸了。俊俏的小臉上浮上了一層紅雲，“你，你.....”

“你是想說我怎麼會知道的？”姚馨得逞的一笑，“你面色紅暈，身體有些虛軟，再看我們的夜大少爺紅光滿面，還有你勁間的吻痕，是人都知道昨天晚上你們做了什麼。更何況，夜大少爺從不會起這麼晚的床，那一定是和大美人在床上調情呢！”

不期然的看到紀凌煙害羞的躲進了夜涵懷裏，藏起了紅透了的小臉，姚馨得意的向夜涵挑挑眉毛。這個紀凌煙實在是可愛的緊，難怪夜涵會愛上他。

夜涵有些無奈，“馨，你就別逗他了。”夜涵摟著紀凌煙進了餐廳，將紀凌煙小心的放在座位上，二人開始享受遲到的早餐。夜涵見姚馨也坐了下來，說道，“你大哥昨天確實去了，而且還和孟琳關係匪淺。據我看，孟琳很可能給他使美人計，而姚暉很可能將計就計，將孟家控制在手。”

姚馨沉默了許久，久得讓人以為她沒有聽到剛才的話。忽然姚馨狠狠的說：“我一定要讓他身敗名裂！”

還沒等夜涵開口，桌上的手機響了起來，夜涵看到上面顯示的號碼，接了電話，“什麼事？.....嗯.....我知道了。.....既然他給了承諾我們為何不接？怕他做什麼！一切按照我昨天吩咐的就可以了。.....嗯.....好！”夜涵掛斷了手機。

“除了孟理仁那邊，你那邊的大哥也有行動了，看來有熱鬧看了。”夜涵一副成竹在胸的樣子，讓姚馨安心不少。

“有什麼事情需要我幫忙嗎？”姚馨也希望自己能出分力。

夜涵考慮了片刻，“再過十天就是煙兒的十八歲生日了，到時候紀家肯定會大擺筵席。你來負責煙兒的妝容和服裝吧！”

這看似簡單的活兒，其實不然。紀凌煙的生日典禮、成人禮和訂婚典禮都在那一天，一天之內要給他換三次妝容，確實很有難度。而且當天肯定會來很多大人物，第一印象是十分重要的。而姚馨想到夜涵話中的另一層意思，不禁喜上眉梢，“我知道了，放心交給我吧！保證給你一個天下無雙的大美人！”說罷，看看坐在夜涵一旁的紀凌煙自信的一笑。

紀凌煙聽到二人的談話，心中有些疑惑：姚馨不是姚家的人嗎？為何他會在夜涵手下工作？聽她剛才的口氣，似乎和姚家有很大的仇怨。紀凌煙心中盤算著怎麼問出口就又聽到姚馨說道：“有個消息我要告訴你，當然也是我今天來的目的。”

知道夜涵不避諱紀凌煙知道，姚馨繼續說道：“你知道嗎？那個孟理仁已經讓他的兒子去查紀凌煙的

身份了，不過我想他是查不到什麼的，畢竟以紀家的勢力他是涉及不到的。還有一件事，今天早上姚家通過海關免檢走私了一批軍用武器，想來是孟理仁許下的好處。還有就是姚家的帳戶裏新進了一筆錢，我看是販賣軍火武器的收益，目前買主還不得而知。最近你要小心些，畢竟你現在的身價無論是在黑道還是白道都是天價。我會儘快查出買主，平時出門多帶些保鏢以防萬一！”姚馨神情有些凝重。

“嗯！我知道了，難為你了！”夜涵卻好似沒事人，完全不在乎。無意間看到了身邊的紀凌煙，卻是無奈的一笑，怎麼在這裏就睡著了？看來昨天真是讓他累著了。

放下餐具，抱起紀凌煙上了二樓的主臥。細心的為紀凌煙掖好被角，輕輕關上門，又回到了餐廳，此時楚苾已經收拾好了餐具，奉上了一些水果。

“你還是無法原諒姚家的所作所為嗎？你畢竟是姚家的人，不給自己留後路嗎？”夜涵看著沉默的姚馨問道。

姚馨苦笑了一聲，搖搖頭，“我早就沒有退路了。姚家的所做所為我是絕對不會原諒，我甚至覺得身為姚家的人感到恥辱！”

夜涵無奈的搖搖頭，“馨，有的時候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緊了。”

“好了，不說這個了。正事還有很多沒有處理呢，怎麼又扯到我身上來了？”姚馨岔開了話題，“對了，這次紀、夜兩家聯姻，地點選在哪里了？”

“這個嘛.....由紀家選地方，不過我想是個很特別的地方。離典禮那天還有十天，你要趕緊準備才是。”夜涵的嘴角總是掛著一絲若有若無的奸笑。

“是，我知道了，那我就先忙我的事情了。你還有什麼事，就讓楚苾通知我吧！我自會辦妥！”姚馨堅定的說。

對於夜涵，姚馨總抱著一種特殊的情愫，不是愛情，亦不是友情。在他心中，只要是在夜涵身邊，讓她做什麼都無所謂，或許這是一種依賴，畢竟在她最無助的時候是夜涵幫了她，在夜家八年，姚馨早已把他當作了心中的親人。只要是夜涵希望她做到的事，她會雷厲風行的出色完成，她只是希望能長時間的留在他身邊，成為他的左右手。現在的她覺得自己很幸福，因為夜涵很信任她，這對於從小缺少親情和信任的姚馨來說已經足夠了。

十五、夜家姚女，情人寶貝

“嗯……”紀凌煙揉揉眼睛，坐起身來，看看窗外已經是華燈初上的時候了，自己怎麼睡著了？腰有些難受，後庭並沒有了腫脹感。昨夜一晚的雲雨並沒有讓他太過不適，畢竟被夜涵調教了那麼久，身子已經“久經沙場”了。看著被中裸露的身體上朵朵的紅印，紀凌煙得意的一笑，這是夜涵留下的呢！想想自己，從十二歲就已經開始接受夜涵的調教，到現在已經有四年了，再加上這一年的性生活，五年了！這副身體異常的敏感，而且每天無性愛就渾身難受，造成這樣的身體，讓紀凌煙無時無刻離不開夜涵。

“煙兒，醒了？想吃些東西嗎？”夜涵推開了門，拉上了厚重的窗簾，自然的坐在床邊將紀凌煙摟在懷裏，玩弄著他柔順的長髮，一隻大手在他的腰際輕輕揉著。

紀凌煙享受著夜涵的體貼，一幅小鳥依人的樣子，“嗯……還不想吃……對了，我想問問姚馨的事情？為什麼她會在夜家？還那麼的恨姚家的人？”

“姚馨啊！八年前的一個晚上，我和我家的夜叉大打了一場後跑出了家，在路上看到三個男人堵截了一個女孩。當時和我家的女夜叉打架，窩了一肚子的火沒處撒，於是把那三個人打了一頓，救了姚馨。當時姚馨身上只穿了一件破破爛爛的單衣，身上還有很多的鞭傷，臉色蒼白，身上還有血。雖然她和我同歲，但看上去卻比我小了兩歲似的。看她一副落魄的樣子，於是就把她領回了家。當時只是希望有一個能頂雷的人，可沒想到後來我家的母夜叉收她做了義女。”夜涵回憶著當年的事情，想到自己當時的單純不禁一笑。

“然後呢？她身上的傷是不是姚家人打的？伯母收她當義女，那為何我一直都沒見過她？”紀凌煙奇怪的很，自己從小就在夜家，怎麼從不知道？

“確實，姚馨從小就被家人虐待，姚家三個兒子，她行二，上有一個哥哥姚暉，下有兩個弟弟。就因為她不是正室所處，處處受欺負，在姚家她過著暗無天日的生活。後來我家母夜叉收養了她，把她送到了國外深造學習，畢竟泊乾市是她的傷心地。兩年前才回來，開了杞夢設計院，一直為夜家收集各方面的情報。”夜涵香了一口紀凌煙的小嘴，甘甜美味，讓他腹下起了反應。

“那你們什麼時候知道她是姚家人的？”紀凌煙的小手滑過夜涵結實的胸肌。

“姚家全面封鎖消息，我們直到帶她回來的一個月後才知道她的身份，當時我問她要不要回家，她無神的眼中立刻泛起了殺意，只說了‘我恨姚家，我姚馨今生勢必要毀了姚家’。兩個月後，我們發現她懷有身孕，我想那孩子時姚家三兄弟其中一人的，姚馨墮去了孩子後，便出國了。”夜涵抓住了胸前不安分的小手，咬著紀凌煙的耳唇，“不說她了，我們該運動一下了。”

“嗯……涵……”紀凌煙吹彈可破的雪膚泛著粉紅色，此時的他散發著致命的誘惑。夜涵血氣方剛，怎麼受得了紀凌煙如此撩撥，大手揉搓著紀凌煙的俏臀，修長的中指一下刺進了紀凌煙的後庭。

“唔……”紀凌煙舒服地呻吟著，主動攀上夜涵，將自己的身子更緊的貼在夜涵身上，為著寸縷的身軀一副任君品嘗的樣子。

夜涵舔弄著紀凌煙誘人的鎖骨，磁質的嗓音充滿了誘惑：“煙兒想要嗎？想要的話就告訴我哦？”夜涵快速地抽插著手指。

紀凌煙不斷地嬌吟著，頻頻點頭，“啊啊啊……涵，我要……”

夜涵掀起了被子，欣賞著無限的春光，手指已由一個變成了兩個，“你這個小淫娃！”

“嗯……涵，我也想要孩子……你和我的孩子……啊……”紀凌煙聲音魅惑中透著希冀，小手顫微微地解開了夜涵的褲子，撫上了碩大的欲望套弄起來。

夜涵把紀凌煙推倒在床上，將他桎梏在自己身下，“我不要什麼孩子？我只想要你！就算現在人工子宮技術十分發達，但那份苦我可不想你受，你是我的，我可不想讓你的心中再裝下其他人。”

霸道的言語卻讓紀凌煙感到很溫暖，他嫣然一笑，抬高了腿，讓夜涵的手指更方便進入自己，“涵，我愛你！”

當二人正乾柴烈火的時候，房門又被叩響了，楚苾的小腦袋又探了進來，這無疑讓二人感覺如當頭冷水，情欲也降溫了不少。

“少爺啊！不好意思啊！！呵呵~~打擾你們的好事了，人家給你們送晚飯來的，我不是故意的說！還是吃些東西再運動吧！那樣會比較有力氣的說。”楚苾大大方方的端著託盤進來，不時往床上瞟。可惜床周圍是紗帳，實在是看不清什麼。楚苾心中暗歎著：嗚嗚……少爺保護的實在是太好了，自己什麼看不到。

夜涵實在恨的牙癢癢，用冷的能凍死人的聲音說：“好了，這裏沒你的事了，還不趕快出去。要是再打擾我……”話說到後面裏面，濃濃的威脅讓楚苾打了一個寒顫，噘噘小嘴，不甘心地退出了房間。

夜涵立刻起身，走到門口，加了三十位元的密碼鎖，她可不想再有人打斷他們的好事。

紀凌煙莞爾一笑，“瞧你！防她跟什麼似的，她可是你的管家。”

“我不防著她點兒怎麼行？難道你希望你自己的這副樣子被外人看到？”夜涵懲罰性的咬住了紀凌煙胸前的一個茱萸，不期然地聽到紀凌煙的驚呼，夜涵壞壞的說，“既然你這麼有感覺，今晚就煙兒主動吧！”

“嗯……”紀凌煙揉揉眼睛，坐起身來，看看窗外已經是華燈初上的時候了，自己怎麼睡著了？腰有些難受，後庭並沒有了腫脹感。昨夜一晚的雲雨並沒有讓他太過不適，畢竟被夜涵調教了那麼久，身子已經“久經沙場”了。看著被中裸露的身體上朵朵的紅印，紀凌煙得意的一笑，這是夜涵留下的呢！想想自己，從十二歲就已經開始接受夜涵的調教，到現在已經有四年了，再加上這一年的性生活，五年了！這副身體異常的敏感，而且每天無性愛就渾身難受，造成這樣的身體，讓紀凌煙無時無刻離不開夜涵。

“煙兒，醒了？想吃些東西嗎？”夜涵推開了門，拉上了厚重的窗簾，自然的坐在床邊將紀凌煙摟在懷裏，玩弄著他柔順的長髮，一隻大手在他的腰際輕輕揉著。

紀凌煙享受著夜涵的體貼，一幅小鳥依人的樣子，“嗯……還不想吃……對了，我想問問姚馨的事情？為什麼她會在夜家？還那麼的恨姚家的人？”

“姚馨啊！八年前的一個晚上，我和我家的夜叉大打了一場後跑出了家，在路上看到三個男人堵截了一個女孩。當時和我家的女夜叉打架，窩了一肚子的火沒處撒，於是把那三個人打了一頓，救了姚馨。當時姚馨身上只穿了一件破破爛爛的單衣，身上還有很多的鞭傷，臉色蒼白，身上還有血。雖然她和我同歲，但看上去卻比我小了兩歲似的。看她一副落魄的樣子，於是就把她領回了家。當時只是希望有一個能頂雷的人，可沒想到後來我家的母夜叉收她做了義女。”夜涵回憶著當年的事情，想到自

己當時的單純不禁一笑。

“然後呢？她身上的傷是不是姚家人打的？伯母收她當義女，那為何我一直都沒見過她？”紀凌煙奇怪的很，自己從小就在夜家，怎麼從不知道？

“確實，姚馨從小就被家人虐待，姚家三個兒子，她行二，上有一個哥哥姚暉，下有兩個弟弟。就因為她不是正室所處，處處受欺負，在姚家她過著暗無天日的生活。後來我家母夜叉收養了她，把她送到了國外深造學習，畢竟泊乾市是她的傷心地。兩年前才回來，開了杞夢設計院，一直為夜家收集各方面的情報。”夜涵香了一口紀凌煙的小嘴，甘甜味，讓他腹下起了反應。

“那你們什麼時候知道她是姚家人的？”紀凌煙的小手滑過夜涵結實的胸肌。

“姚家全面封鎖消息，我們直到帶她回來的一個月後才知道了她的身份，當時我問她要不要回家，她無神的眼中立刻泛起了殺意，只說了‘我恨姚家，我姚馨今生勢必要毀了姚家’。兩個月後，我們發現她懷有身孕，我想那孩子時姚家三兄弟其中一人的，姚馨墮去了孩子後，便出國了。”夜涵抓住了胸前不安分的小手，咬著紀凌煙的耳唇，“不說她了，我們該運動一下了。”

“嗯.....涵.....”紀凌煙吹彈可破的雪膚泛著粉紅色，此時的他散發著致命的誘惑。夜涵血氣方剛，怎麼受得了紀凌煙如此撩撥，大手揉搓著紀凌煙的俏臀，修長的中指一下刺進了紀凌煙的後庭。

“唔.....”紀凌煙舒服地呻吟著，主動攀上夜涵，將自己的身子更緊的貼在夜涵身上，為著寸縷的身驅一副任君品嘗的樣子。

夜涵舔弄著紀凌煙誘人的鎖骨，磁質的嗓音充滿了誘惑：“煙兒想要嗎？想要的話就告訴我哦？”夜涵快速地抽插著手指。

紀凌煙不斷地嬌吟著，頻頻點頭，“啊啊啊.....涵，我要.....”

夜涵掀起了被子，欣賞著無限的春光，手指已由一個變成了兩個，“你這個小淫娃！”

“嗯.....涵，我也想要孩子.....你和我的孩子.....啊.....”紀凌煙聲音魅惑中透著希冀，小手顫微微地解開了夜涵的褲子，撫上了碩大的欲望套弄起來。

夜涵把紀凌煙推倒在床上，將他桎梏在自己身下，“我不要什麼孩子？我只想要你！就算現在人工子宮技術十分發達，但那份苦我可不想你受，你是我的，我可不想讓你的心中再裝下其他人。”

霸道的言語卻讓紀凌煙感到很溫暖，他嫣然一笑，抬高了腿，讓夜涵的手指更方便進入自己，“涵，我愛你！”

當二人正乾柴烈火的時候，房門又被叩響了，楚苾的小腦袋又探了進來，這無疑讓二人感覺如當頭冷水，情欲也降溫了不少。

“少爺啊！不好意思啊！！呵呵~~打擾你們的好事了，人家給你們送晚飯來的，我不是故意的說！還是吃些東西再運動吧！那樣會比較有力氣的說。”楚苾大大方方的端著託盤進來，不時往床上瞟。可惜床周圍是紗帳，實在是看不清什麼。楚苾心中暗歎著：嗚嗚.....少爺保護的實在是太好了，自己什麼看不到。

夜涵實在恨的牙癢癢，用冷的能凍死人的聲音說：“好了，這裏沒你的事了，還不趕快出去。要是再打擾我……”話說到後面裏面，濃濃的威脅讓楚苾打了一個寒顫，噉噉小嘴，不甘心地退出了房間。

夜涵立刻起身，走到門口，加了三十位元的密碼鎖，她可不想再有人打斷他們的好事。

紀凌煙莞爾一笑，“瞧你！防她跟什麼似的，她可是你的管家。”

“我不防著她點兒怎麼行？難道你希望你自己的這副樣子被外人看到？”夜涵懲罰性的咬住了紀凌煙胸前的一個茱萸，不期然地聽到紀凌煙的驚呼，夜涵壞壞的說，“既然你這麼有感覺，今晚就煙兒主動吧！”

十六、妖精媚主，欲仙欲死

紀凌煙臉一紅，聞到陣陣的藥香，急忙轉移了話題，“今天吃什麼？一股藥味。”

夜涵心知他的心思，也不拆穿，湊到碗前，有些皺眉，“這個楚苾，不愧是我家夜叉帶大的，性子真是極像她啊！這晚餐淨是些補氣壯陽的藥膳，黃芪、黨參、海狗鞭、肉蓯蓉……”夜涵說了一大堆的壯陽藥名，聽得紀凌煙一陣惡寒，這要都吃下去會不會死啊！

夜涵端起小碗盛了一些湯，曖昧的說：“還是多少吃一些吧，要不一會兒你怎麼會有力氣服侍為夫的呢！”兩人你一口我一口的吃了不少，紀凌煙偎在夜涵懷裏好不愜意。

夜涵寵溺的摟著紀凌煙，歎道：“好說歹說，你也是紀氏集團的繼承人怎麼總是一副離不開人的樣子，將來怎麼一個人獨當一面。”

紀凌煙一笑，望著夜涵深邃的黑瞳，“不是有你嗎？我還擔心什麼？我不會離開你的，這是你從小告訴我的，就算我死，定要和你在一起死。”

“那就這麼放心的將事情都交給我，就不怕我做手腳？”夜涵聽到紀凌煙的話心中一暖。

“做就做唄，就連我都是你的人了，我還擔心紀氏？反正早晚都是歸你管，早一些晚一些又有什麼分別？”紀凌煙眸若秋波，輕輕撩撥了一下肩頭的長髮，露出了白皙的香肩酥臂，雙唇微微上揚帶著邪惡。

“你這個敗家的小妖精，你就不怕你老頭子跟你急嗎？”夜涵推倒紀凌煙，俯視著他。紀凌煙摟住夜涵的頸，媚眼如絲，“我老娘可護我得緊，我家老頭子不敢跟我急的。涵，現在不是說這些的時候了，讓我好好的服侍你好不好？”

夜涵側身一翻躺在了床上，“那就讓我看看我的煙兒長進了沒有？”

紀凌煙興奮的一笑，如貓咪一般趴跪在夜涵兩腿間，雙手捧著夜涵的欲望，伸出粉色小舌細心舔弄起來。紀凌煙很喜歡夜涵的碩大，它給自己帶來無限的快感，此時他如愛惜寶貝一般挑逗著夜涵的碩大，不時用小舌刺激著頂端的鈴口，夜涵的欲望十分旺盛，但能挑起他的欲望也不是一件容易事，紀凌煙使盡渾身解數希望能給夜涵帶來快樂。

夜涵看著眼前誘人的紀凌煙，享受著紀凌煙的服務，那溫熱的小嘴甚是銷魂。高高蹺起的雪臀顯然如此淫亂，大手玩弄著紀凌煙小巧的雙茱萸，讓其迅速地硬了起來。取過床頭的潤滑劑，均勻的塗抹在紀凌煙左手的中指上。

“唔……唔……”紀凌煙情欲正熾，心知夜涵的意思，將塗抹潤滑劑的手指慢慢後移，輕輕按壓自己的菊花後，便刺了進去，將潤滑劑均勻的塗抹在內壁上，並慢慢的抽動手指擴張後庭。

夜涵舒服的呻吟出聲，讓紀凌煙得到了莫大的鼓勵，他更賣力的討好這夜涵，感覺到口中的欲望愈來愈大，紀凌煙加快了吞吐的速度。同時感覺到後庭越來越多的渴求，手指已經無法滿足他的欲望，巨大的空虛感讓紀凌煙難耐地扭動著身體。

夜涵久經情事，自然知道紀凌煙此時的感覺，“煙兒，現在的技術越來越好了，作為獎勵，轉過身去

吧。”

紀凌煙順從的轉過身去，背對著夜涵。夜涵看著眼前一張一合的小菊花，推進了一個跳蛋，將開關調到最大。揚起大手在紀凌煙的俏臀上極有技巧地打了下去。

“啊……”紀凌煙受到了刺激忘情地喊了出來。

夜涵得意的奸笑著，一下下的打著，欣賞著紀凌煙一聲聲的媚叫。見雪臀漸漸紅潤起來，小菊花也漸漸開始分泌著腸液，夜涵拉出了跳蛋，停下了動作。

“下面的煙兒知道怎麼做吧？”夜涵不懷好意的問道。

紀凌煙慢慢轉過身爬到夜涵身邊，眼眸中噙著淚，嫣紅的俏臉襯得他的雪膚更加粉嫩可愛，誘人一親芳澤。看著夜涵眼中更深的欲念，紀凌煙閃動著大眼睛，將自己的雙腿大大的分開，平滑的大腿內側已展開到極限，美麗的玉莖因剛才的刺激已經高高的挺立了起來。用後庭輕輕摩擦著夜涵欲望的頂端，慢慢的坐下將腫脹的欲望納入自己的身體內，直到將寶貝琪根沒入體內，紀凌煙才輕輕吐了一口氣放鬆了下來。適用了身體裏的巨大，紀凌煙開始緩緩動起了身子，讓夜涵的欲望一下下頂在自己的深處。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紀凌煙放蕩的上下起伏著，媚叫一聲比一聲高，撩人心魄。

“煙兒今天很美，多給你些獎勵吧！”夜涵伸手從床頭櫃中取出震動乳夾為紀凌煙戴上，夜涵打開了開關，讓乳夾伺候著紀凌煙的小巧的茱萸。這對乳夾不僅是震動的，上面還帶著一鈴鐺。

“啊啊……嗯……啊……啊啊……”乳夾帶來的酥麻感讓紀凌煙更加欲罷不能，伴隨著鈴鐺清脆的聲音，讓紀凌煙欲仙欲死。

夜涵騰出了手，扶住紀凌煙的水蛇腰，不讓他在律動，調笑道：“不愧是我的好煙兒，裏面又濕又熱，還很緊，真是銷魂啊！”

紀凌煙已經有些神智不清，感覺到一波波的情欲，輕咬著菱唇，楚楚動人的求道：“涵，求你……滿足我……嗯……人家好難受……我要你的寶貝狠狠的插我……啊啊……”

“如你所願”夜涵開始大力抽插起來，聽著紀凌煙一聲聲勾魂攝魄的媚叫，夜涵甚是得意，霸道地吻上了紀凌煙甘甜的小嘴。

紀凌煙一手扶住夜涵，另一隻手掏弄著自己的玉莖，享受著令人瘋狂的快感。

夜涵放開了紀凌煙的小嘴，聲音明顯粗重起來，“煙兒，告訴我你現在的感覺？”

紀凌煙大口喘息著，“啊啊……涵……好棒……煙兒最喜歡……這種感覺了……涵，我要……快……點兒……啊啊啊啊……”

在紀凌煙一聲聲的媚叫中，二人達到了高潮，吐露了白色的精華。這一夜註定的瘋狂，愛人之間的親密行為是紀凌煙最喜歡的，而夜涵自然樂於給他。只恨春宵苦短，明日還有一場苦戰等著兩個人。發洩了兩次，夜涵抱著失神的紀凌煙進了浴室，為他清洗身體。躺在柔軟的大床上，夜涵看著縮在自己

懷裏的紀凌煙，心中無比的幸福，對於他來說，紀凌煙時最重要的存在，就算丟了性命也不能沒有這個迷人的小妖精。寵溺地輕吻著紀凌煙兩片柔軟的紅唇，夜涵關上了燈，擁著愛人進入了夢鄉。

十七、初嘗禁果，青澀寶貝 番外

“涵哥哥！你怎麼不來我家啊！還要我自己來要！人家今天都十二歲了，你答應給我的了，禮物呢？”嬌小可愛的人兒一進門就嘟著小嘴拉著夜涵的衣角。

夜涵被迫忙了一整天，根本沒有時間去為紀凌煙過生日，現在終於忙完了，正要去紀府，誰知剛走到門口，就被這突如其來的小傢伙撞了個滿懷。夜涵蹲下身來摸著紀凌煙的頭，寵溺的說：“禮物啊！在我的臥室裏，現在去看看怎麼樣？”

“真的？”紀凌煙天真的眨眨大眼睛，完全沒有注意到夜涵眼中閃過的一絲狡猾。夜涵點點頭，一把抱起比自己小四歲的紀凌煙，大步向二樓自己的臥室走去。紀凌煙身材矮小，而夜涵身材健壯，要抱起紀凌煙完全不在話下。

將紀凌煙抱到自己的大床上，反鎖了房門。床上真的有一個大盒子，而且系著緞帶，紀凌煙不客氣的打開了盒子，“涵哥哥，這些都是什麼啊？怎麼這麼奇怪？大大小小的棒子似的東西，顏色倒是好看的緊。”

夜涵脫掉外衣坐在床上，摟過紀凌煙的小蠻腰，不懷好意的說：“這些啊！都是能讓煙兒快樂似神仙的東西。”

看著盒子中大大小小的情趣用品，夜涵一想到這些東西一會兒會用到可愛的紀凌煙身上，就覺身上一陣燥熱。自己從十四歲就開始在黑道混了也有兩年了，又因為自己是黑道中一手遮天的夜青派的繼承人，勾引之事多如牛毛，於情愛之事夜涵早就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而紀家在紀凌煙還沒出生的時候就和夜家訂下了婚約，紀家又是紀凌煙的母親做主，說什麼煙兒從小就已經是夜家的人了，於情愛的事都應交給夜涵負責告訴他，所以現在的紀凌煙對於情事還是白紙一張。

“讓煙兒快樂的東西嗎？煙兒現在就想玩好不好？”紀凌煙一副天真無邪的樣子更惹得夜涵性趣大發。

“好！我們煙兒說什麼就是什麼。不過一會兒煙兒要聽我的話才行，要不然就不好玩了。”夜涵誘惑道。

紀凌煙點著頭，細聲細語的話中透著興奮，“好好，煙兒最聽涵哥哥的話了。那麼現在煙兒要怎麼做？”

夜涵詭異的一笑，“首先啊，煙兒要把衣服都脫掉，要不一會兒會很熱的。”

紀凌煙點點頭，毫無戒心的把衣服都脫了下來，反正涵哥哥也都看過的，不就是脫衣服嘛！媽媽說，在外人面前要儘量遮掩自己的身體，但在涵哥哥面前就不必遮掩什麼的，反正自己以後是涵哥哥的妻子。

夜涵見紀凌煙沒有不好意思，心中甚是歡喜，想到紀凌煙從沒嘗過情事，還是溫和一些的好。心下有了主意，夜涵將紀凌煙抱到腿上，“煙兒喜歡我嗎？”

“嗯！煙兒最喜歡涵哥哥了！涵哥哥最疼我了，總陪我玩的。”紀凌煙真誠的回答讓夜涵覺得心中暖暖的。

夜涵吻上了那奶香的小嘴，“那煙兒討厭我的親親嗎？”

“不會啊！”紀凌煙不知道夜涵為什麼要這麼問他，夜涵常親他沒錯，可他認為那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怎麼會有討厭的感覺？再說了，和夜涵玩親親的時候，總覺得很舒服，有時還有些麻麻的感覺，紀凌煙很喜歡這被疼愛的感覺。

夜涵聽到了紀凌煙肯定的答復，將紀凌煙放倒在床上，處於變聲期的嗓音聽上去充滿誘惑：“煙兒，你要好好體會，下面要做的事情只有愛人之間才可以做的，也就是只有你和我兩人之間才能做的事情。”說罷，低頭吻著紀凌煙，從嘴到眼睛、耳際、皓頸、鎖骨，再到他胸前小巧的茱萸，伸出舌頭輕輕碰觸那果實。

“啊……嗯……涵哥哥，好奇怪的感覺……”紀凌煙因為受到刺激，說話有些不穩。

“那煙兒討厭這種感覺嗎？”夜涵誘導著。見紀凌煙搖搖頭，又開始在他的身體上耕作，直到兩個果實變得鮮紅才繼續往下，舔舐著紀凌煙柔嫩的肌膚，看著那小巧的青芽溫柔的將它納入口中。

“啊！！涵哥哥……那裏……不要……好髒……”紀凌煙見夜涵將自己的玉莖含在口中羞澀萬分的說。

“怎麼會？我的煙兒最乾淨了。”夜涵別有所指的說。現在的紀凌煙剛十二歲，身體白白淨淨還沒有開始長陰毛，就像一個瓷娃娃一樣惹人憐愛。夜涵用舌頭細心的關愛著青芽，怕紀凌煙受不了這種刺激，沒有太多的停留就離開了。

“啊啊……涵哥哥好舒服……煙兒還想要……”紀凌煙雙眸噙著淚花楚楚動人。

可夜涵卻微微一笑，“煙兒還小，我可不想你失禁。還有更好玩的，煙兒要不要？”

紀凌煙有些委曲，可還是不願拂了夜涵的意思，點點頭算是答應了。

看著紀凌煙一副小兔子的樣子夜涵覺得十分好笑，俯下身子將紀凌煙的雙腿大大的分開，舌頭挑逗著小巧的菊花，展開那層層的褶皺。

“啊啊……那裏是……嗯……”紀凌煙從沒想到夜涵會舔他的那裏，有些不知所措，但襲上來的陣陣異樣的感覺讓他又很留戀。

“煙兒今天有吃東西嗎？”夜涵突然問道。

紀凌煙搖搖頭，“沒，媽媽說今天晚上涵哥哥會喂飽我的，所以今天我什麼也沒有吃。”

夜涵有些黑線，紀媽媽想的可真遠啊！替他省了一步麻煩。不再遲疑，夜涵將潤滑劑均勻的塗食指上，慢慢推進了小菊花中。

“啊！涵哥哥，好脹……”紀凌煙不知道夜涵要做什麼，不過他知道夜涵不會傷害他。

“煙兒有沒有痛？放鬆一點兒，一會兒就會很舒服的。”夜涵安撫著人兒，頭上有些冒汗，感覺到紀凌煙聽話的放鬆了身體，夜涵開始抽動手指。

“涵哥哥，那種奇怪的感覺又來了.....嗯.....”紀凌煙的小手抓著床單，說明了他現在的興奮。

夜涵看紀凌煙沒有什麼不適，大手握住了青芽慢慢套弄起來，以此分散紀凌煙的注意力，另一隻進出後庭的手也在不知不覺中變成了兩個。

“嗯.....好舒服.....快.....”紀凌煙從沒有過這種奇妙的感覺，身體裏的兩根手指讓他有種滿滿的感覺，很踏實。

可這種感覺還沒有享受夠，就不見了，紀凌煙有種空虛感，他嘟起小嘴索要著：“煙兒想要涵哥哥的手指.....好舒服.....”

夜涵見他很享受，取出了盒子裏的一個粉色的跳蛋，塗上潤滑劑，“煙兒乖，來試試這個玩具吧。”說著將跳蛋推了進去，送入了菊花深處，打開了開關。

“啊啊！！！涵哥哥.....動了.....唔.....”紀凌煙剛開始時嚇了一跳，但後來被那異樣的感覺所代替。

夜涵狡黠的笑著，“是不是很舒服？這個玩具叫跳蛋，煙兒感覺很棒吧！你是我未來的妻子，可要慢慢習慣這種感覺才行。”夜涵褪掉了自己的衣褲，指著自己挺立的繼續說道，“當涵哥哥的分身進入煙兒的小菊花裏時，煙兒就是涵哥哥真正的妻子了。不過你看涵哥哥這裏這麼大，現在進去煙兒那裏，煙兒會受傷的。你涵哥哥最疼你了，怕你受傷，也為了以後煙兒不受罪，從現在開始煙兒要聽話的，每天晚上都帶著跳蛋睡覺，就算是為了涵哥哥好不好？”夜涵感覺自己像誘拐小孩的壞蛋，反正自己也不是什麼好人，為了自己以後的性福只能從現在還是調教紀凌煙，讓他戀上這種感覺。

“煙兒知道了.....會聽話的做.....嗯.....慢慢適應.....以後就可以成為涵哥哥的妻子了.....”紀凌煙小臉泛起了紅暈，像紅透了的蘋果，煞是可愛。看著夜涵挺立的分身，比自己的大上許多倍，不知為什麼他有些自卑。

夜涵看紀凌煙一副小女兒姿態，看著自己的分身臉紅了起來，便知道小人兒在想些什麼，“煙兒還小，等長大了也會像涵哥哥一樣大的。”

紀凌煙睜大了眼睛，“涵哥哥怎麼知道煙兒想的是什麼？”

夜涵寵溺的一笑，“因為我是煙兒一個人的涵哥哥，你的丈夫啊！”說罷，將跳蛋的開關調大了一檔。

紀凌煙初嘗情事，身體哪受得了這般刺激，“啊啊.....忍不住了.....啊啊.....”到最後卻是失禁了，紀凌煙不好意思的將小腦袋埋在手巾中嗚咽著：“嗚嗚.....煙兒好沒出息，都十二歲還尿床.....涵哥哥對不起，弄濕了床.....”

夜涵摟過紀凌煙撫摸著他的頭，“沒關係的，這是正常現象，煙兒不哭了，以後就會好起來的。”說罷，夜涵翻了個身躺在沒有弄濕的地方，讓紀凌煙坐在自己的腿上，裝可憐的說，“煙兒剛剛都舒服過了，是不是也該讓我舒服一下呢？”

紀凌煙見夜涵沒有嫌棄自己，擦擦眼淚，“那涵哥哥要煙兒怎麼做？”

夜涵將紀凌煙的小手引到自己的分身上，“像剛才我做的一樣，煙兒用小手讓涵哥哥舒服舒服吧！”

紀凌煙點點頭，小屁股坐在夜涵的大腿上蹭著，兩隻小手攏住夜涵的分身極不熟練的套弄起來。

“嗯.....對！就是這樣.....煙兒好聰明.....再快一點兒，再用一點兒力.....好.....啊！”夜涵教導著紀凌煙，在他青澀的技巧下夜涵釋放了精華。

紀凌煙看到夜涵的分身在自己的手中一點點變大，夜涵舒服的低吟，到最後射出了白色的濁液感到很好奇，“涵哥哥，為什麼沒有射出白白的東西？”

夜涵摸著紀凌煙的小屁股，色色的說：“這個白白的叫做精液，是很好的東西，煙兒等長大了也會有白白的東西。”

紀凌煙似懂非懂的點點頭，小手伸到夜涵的小腹上，用手指沾了些濁液放到嘴裏，還咂咂小嘴，“有一點兒鹹，還有一點兒腥，像煙兒喜歡吃的乳酪。”

夜涵暗中得意，繼續誘拐著兒童，“那煙兒要不要把我的東西都吃下去呢？吃下去會讓煙兒變得更漂亮，更迷人。”

紀凌煙毫不懷疑夜涵的話，順從的俯下身子，伸出丁香小舌舔食著夜涵的精華。夜涵因為第一步的成功而心情大好，看著懷裏可愛無暇的小人兒，心中充滿著感恩，上天待他不薄，送給他一個天下無雙的寶貝。

十八、調教繼續，青澀寶貝 番外

夜涵抱起可愛無比的人兒走向浴室，一番清洗後，紀凌煙已經是昏昏欲睡的樣子了，可夜涵並沒有打算放過他。將消好毒並塗有潤滑劑的跳蛋又推入了紀凌煙的小菊花中，打開了開關，將振動頻率調到中小檔。

“唔……涵哥哥？……好麻……啊……”紀凌煙剛要睡著就又給嚇醒了，小手向身下探去。夜涵阻止了小手，溫柔的問道：“怎麼？煙兒不聽話了？要拿下來嗎？剛才煙兒答應我什麼來著？難道煙兒不想當我的妻子？”

紀凌煙縮回了小手，他不想讓夜涵不高興，可那玩具在身體裏總是讓他怕怕的，但他更想成為夜涵的妻子，甜甜的聲音讓夜涵心動：“煙兒很乖的，我不碰它的。我要當涵哥哥的妻子。”夜涵吻了吻紀凌煙的耳鬢，安撫道：“不用怕，我的好煙兒，這跳蛋是定時的，不會太久就會停下來，有我陪在你身邊，你放心吧！”天知道這“不會太久”是多久？也許三個小時或是更多？就算紀凌煙小小年紀就拿下了大學的文憑，但情事方面卻哥哥是個白丁，他完全沒有注意到夜涵那抹詭異的笑容。

“嗯！我不怕。”紀凌煙堅定的點點頭。

夜涵並沒有就此收手，他又從盒子中取出了一對振動乳夾，給紀凌煙戴上。

“這是什麼？”紀凌煙看著胸前兩個咬著自己兩個小紅點的小夾子問道。

“這個叫乳夾，這個夾子是軟頭的，夾起來不會痛，只會有些麻麻的感覺。這也是為了讓你儘早適應情事的玩具，如果煙兒想當個好妻子就要好好戴著它。”夜涵繼續誘拐著，說罷打開了開關。

“啊啊啊……啊……涵哥哥……”紀凌煙被這突如其來的的振動嚇得叫了起來，小手不自覺的伸向了胸前。

“煙兒又不乖了。”夜涵再次阻止了紀凌煙的小手，“煙兒，告訴我你現在的感受？”紀凌煙咬著嘴唇，忍受著這異樣的感覺，“嗯……嗯……好怪……啊……有些麻麻的感覺……不疼……有些脹脹的……”

“煙兒，好好體會這種感覺，這種感覺叫做快感，快樂的感覺，你現在還小，還不能深刻的體會到這其中的感覺，不過你既然是我未了的妻子，那就要儘早的體會這種感覺，並習慣這種感覺，享受這種感覺。”夜涵教導著紀凌煙，不斷地給他灌輸成為小受的思想。紀凌煙點點頭，按照夜涵的話閉著眼睛體會著這種感覺，漸漸的他習慣了這種感覺，真的像夜涵所說是一種享受。

夜涵看著臉色潮紅的紀凌煙寵溺的吻住了他的雙唇，舌頭闖入了甜美的樂園，細細品味著每一寸地方。大手在紀凌煙的大腿內側婆娑著，尋找著敏感帶。

“嗯……嗯……啊……好舒服……”紀凌煙忘情地說著，突然感覺身上的大手不見了，不知為何有種空虛的感覺。看到夜涵起身從盒子中又拿出了一個白色的東西，奇怪的問道，“涵哥哥，你拿嬰兒的尿布濕做什麼？”

夜涵拆開了包裝，不懷好意地笑著，活像只披著羊皮的色狼，“這個是給煙兒戴的。”

“給我戴？為什麼？我已經長大了，不會再尿床的。”紀凌煙往後縮著。

“那可說不準！今天比較特殊，萬一尿了怎麼辦？”夜涵拿著尿不濕逼近紀凌煙。

“不，不要.....我長大了，不要戴！好丟人！”紀凌煙拒絕道。不知為何，他看到夜涵這種奇怪的笑容，身上就有些發冷。

夜涵拉住了紀凌煙的腳踝，突然變換了表情，活像一個受氣的小媳婦，“煙兒不要我了！不想嫁給我了？”

紀凌煙一驚，停著了掙扎，“我沒有，我沒有！再說了，戴尿布和嫁不嫁沒有關係的。”

“怎麼會沒有關係呢？我給你戴這個只是怕晚上跳蛋會自己跳出來，更何況跳蛋在你身體裏振動，你的後面就會分泌腸液，到時流了出來黏黏的多不舒服。如果第二天楚苾來收拾床鋪，看到床單上的腸液，那還笑話死你。我這麼體貼你，你還不領情。再說，晚上睡覺又沒人看到。”夜涵作勢擦擦虛無的眼淚。他見硬的不行，就來軟的了，所謂軟硬兼施大概就是這樣吧！

紀凌煙聽到夜涵委委屈屈的話，心就軟了下來，再想到楚苾曖昧不清的眼神，渾身打了一個寒顫。又想到夜涵為自己想到這麼多，不禁感到萬分，“涵哥哥，不要傷心了。煙兒最喜歡涵哥哥了！最聽你的話了。煙兒知道你疼我，為我考慮。我戴上就是了，涵哥哥不要傷心了。”

夜涵看這招見效，在紀凌煙看不到的地方露出了勝利的微笑，轉過頭來又是一副人畜無害的樣子，“我就知道煙兒最好、最乖了。”說罷，夜涵迅速的給紀凌煙戴上。

紀凌煙全身赤裸僅穿了一個白色的尿布濕，配上潔白無瑕的皮膚實在是可愛至極。夜涵愛戀的親吻著紀凌煙，為他蓋上了薄被，將他摟在懷中，“睡吧！也累了一天了。”紀凌煙點點頭閉上了眼睛，很快的進入了夢鄉，可一夜睡的並不安穩，陣陣的快感讓紀凌煙在睡夢中不斷的呻吟出聲，讓夜涵看得著吃不著，欲火焚身，苦不堪言。

早上，夜涵摘下了紀凌煙的尿布濕，上面已經濕透了，看著紀凌煙紅透的小臉，心中喜愛之情更甚，恨不得現在就將他吃掉。

在之後的一箇月中，紀凌煙每天晚上都要接受夜涵的調教，身體也變得異常敏感。兩個月後，紀凌煙就已經離不開那欲仙欲死的感覺了，他常常自己戴上各種情趣用具，惹的夜涵更是有苦說不出，這樣的折磨直到紀凌煙十六歲，才結束這種看得見吃不著的苦。

十九、處子初夜，別樣風情 番外

四年，說長不長，說短不短。對於紀凌煙來說四年是快樂無比的四年，是特別的四年，在這四年中，他幾乎每天都可以和夜涵在一起親密接觸，感受夜涵無微不至的關愛。而對於夜涵來說這四年既是快樂的又是痛苦的，快樂的是紀凌煙完全按照他預定的樣子長大，而痛苦的自然是不能完完全全的吃掉紀凌煙。

日月如梭，轉眼已經四年過去了，紀凌煙終於十六歲了。身為男性的紀凌煙也像其他男性一樣，身體上開始出現了變化，可不同的是紀凌煙喉結雖然變大了，但較之一般人還是略小了些，聲音變粗可不甚明顯，玉莖也在增大可卻沒有夜涵的那麼偉岸，下面的草叢也是淡淡的顏色而且很稀少，皮膚沒有變黑，反而變得更加細膩白皙，這讓夜涵很是納悶。

飛機在夜空快速的滑過，夜涵坐在飛機上有些焦急，因為生意上的事，他出國了三天，答應紀凌煙在他生日那天趕回來，可因為起霧飛機延時，看著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夜涵有些坐臥不安。

飛機終於降落在飛機場，夜涵急忙向自己的別墅裏趕，他不知道紀凌煙有沒有生氣，風塵僕僕的趕回家中，知道紀凌煙在家等了他一天，夜涵心中很是歉疚。此時已經快半夜十二點了，夜涵輕輕的打開了主臥的房門，看到令他矚目的一幕。

紀凌煙赤裸著身體半跪在寬大的床上，披散的長髮顯得有些凌亂，床上還有一些情趣用具。紀凌煙此時正在一個人喃喃自語：“涵哥哥是不是不要煙兒了？你答應煙兒的，在煙兒十六歲生日的時候回來的，可現在還有十分鐘就要過了煙兒十六歲生日的那一天了。是不是煙兒最近的表現不好，讓你生氣了？煙兒很乖很乖的，你看現在煙兒自己在擴張呢！你答應等我十六歲生日的那一天進入我的身體的，可……”說到最後已經開始有些抽泣了。

紀凌煙給自己戴上乳夾打開了開關，並拿起了一個電動的假陽具向自己的後庭送去，可只送入了一般就再也送不進去了，紀凌煙此時顯得很無助，終於忍不住趴在床上哭了起來，“涵哥哥，你快回來啊！煙兒好想你！嗚嗚……沒有你，煙兒一點兒也不覺得幸福……唔……涵哥哥！！”

夜涵再也看不下去了，沖進了屋子一把抱住了哭泣的人兒，緊緊的摟在懷裏，恨不得將人兒揉進自己的身體裏，疼惜的哄著：“煙兒，別哭了。我回來了，我沒有不要你，你看涵哥哥不是準時的回來了嗎？看看眼睛都哭紅了，像只兔子。”

紀凌煙縮在夜涵的懷裏，感到無比的安心和溫暖，“涵哥哥，煙兒好想好想你……”

夜涵溫柔的一笑，將紀凌煙平放倒在床上，一邊解下領帶，一邊鎖上了房門。脫掉了外衣，上了大床，俯視著身下美麗的人兒，“煙兒，十六歲生日快樂！”說罷低下身體吻上了那誘人的小嘴，和丁香小舌嬉戲玩耍著。

紀凌煙真的很高興，因為夜涵沒有不要他，他回來了，現在還在吻他，他主動攀上夜涵獻上了自己的吻。

夜涵拿掉了紀凌煙下麵的電動假陽具，問道：“煙兒做好準備了嗎？”

紀凌煙自然知道夜涵的意思，有些羞澀的點點頭，用手打開自己的雙腿，露出了私處，架起雙腿，讓

夜涵清清楚楚的看到自己的全部，小聲的說：“我已經擴張過了，進，進來！”聲音細若蚊蠅，可還是讓夜涵聽的一清二楚。

夜涵寵溺的一笑，“如你所願！”夜涵褪下了衣褲，經過剛才的一幕夜涵的下身早就抬起了頭。在紀凌煙的褶皺出摩擦了片刻，才一個挺身慢慢的進入了紀凌煙的甬道內。

“啊.....”紀凌煙喘息著，雖然做了充分的擴張，但夜涵的進入還是讓他感到了不適。他努力的放鬆著自己的身體，感覺到自己身體裏那粗大的陽具，紀凌煙突然有種自豪感，夜涵是他的！夜涵進入了他的身體。感受著夜涵一點點的進入，感受著他的分身一點點的脹大，感受著它的脈動，紀凌煙感到無比幸福。

夜涵見紀凌煙沒有太大的不適，而且很努力的夾緊自己的分身，愛意便如泉水一般一瀉而出，不可抑制，“煙兒，我愛你！我夜涵永遠只愛你一個！”說罷，開始抽動起分身。

紀凌煙聽到了夜涵的告白，剛才的委屈全被這句話打得煙消雲散了，他嫣然一笑，“君亦如此，願永隨君側！”一句復古的情話有著別樣的風情，讓夜涵感到萬分。

夜涵抽動著分身，一隻手扶住紀凌煙纖細的腰肢，另一隻手覆上了紀凌煙的玉莖細心的關愛著。

“嗯嗯.....嗯.....唔.....啊啊啊.....涵，哥哥.....”夜涵突然碰上了一點，紀凌煙一下激動起來，全身不由自主地抖了一下。夜涵得意的一笑，找到了！

“煙兒，記住，以後要叫我涵，不是涵哥哥了！”夜涵磁質的嗓音充滿了誘惑。

夜涵一下下重重的頂在紀凌煙的那一點上，讓他一聲聲的媚叫著，聽到夜涵的話，只是憑直覺的點點頭。

“啊啊.....啊啊啊.....啊啊.....涵.....那裏.....不要了.....啊啊.....不.....我，我要.....啊啊啊啊.....”紀凌煙畢竟是第一次，這樣的刺激怎麼受得了，不一會兒就達到了高潮。

夜涵因為禁欲了三天，隨著紀凌煙到達高潮後收緊了後庭，讓他再也把持不住，早早的瀉了出來，這讓他有些挫敗。此時凌時的鐘聲響起，夜涵沒有失約，他得到了紀凌煙，讓他成為了自己的人。為了懲罰這磨人的小妖精，夜涵沒等紀凌煙緩過勁兒，就又開始了新一輪的掠奪。二人彼此感受著對方帶來的無上快感，沉溺在其中無法自拔。

當次日的陽光照到紀凌煙的臉上時，已經是上午十一點了。夜涵坐在窗邊的沙發上看書，滿面紅光，精神很好。見他醒來，站起身來，曖昧的問：“煙兒醒了？睡得可好？”

紀凌煙臉立刻紅了起來，想起昨晚瘋狂的一夜，他發現自己原來根本離不開夜涵的懷抱。除了後庭帶來的不適，和腰部的酸痛，還有就是感覺自己的左耳有些不適，伸手摸了摸，摸到了一個硬硬的東西，“涵，這是什麼？”

夜涵坐在床邊，伸出舌頭舔弄著紀凌煙的左耳，曖昧的說：“這是昨天我為你打上的耳洞，是你成為我的人的證明。今後，我都會為你戴上美麗的耳釘，讓你時時刻刻記住那美好的一夜。”

紀凌煙靠在夜涵的肩上，撒嬌的說：“涵，你好壞！昨天那麼.....要了人家一夜。”

夜涵寵溺的一笑，狡猾的說道：“那是誰？昨天一直纏著我，讓我深一點兒，快一點兒，還要的？”

“嗚……”紀凌煙伸出粉拳向夜涵打去，可卻帶動了後面，讓他不禁皺起了眉頭。

夜涵握住紀凌煙的粉拳，另一隻探進被子，伸到了腰際輕輕按摩著，愛憐的問：“還痛不痛？”

紀凌煙被夜涵按摩的舒服極了，像只小貓一樣舒服的呻吟出聲。聽到夜涵的問話，他只是搖搖頭。二人靠在一起享受著雲雨後的幸福，此時的他們覺得自己很幸福很幸福。

二十、四大惡魔，席捲而來

一也好眠，紀凌煙醒來看著霸道摟著自己仍在酣睡的夜涵不禁甜上心頭，連眼角眉梢都像是染上了陽光的顏色，眸光纏綿在它有型的臉上，這種溫情的愛意似乎為這一方天地帶來了春天的曖昧暖意。即使從來沒有過失眠的時候，紀凌煙也知道在夜涵懷中沉睡的每一次都會很安心很溫暖，這個懷抱才能使它有著戀的感覺，而眼前的這個男人就是他的一切，因為這個男人的愛，會讓他快樂，讓他幸福，給他喜歡的一切，甚至世界.....而同樣的，即使不快樂，不幸福，沒有了世界，有這個男人在身邊，那些又算什麼？因為他們是那麼愛著彼此，不顧一切.....

紀凌煙探手描繪夜涵凌厲的雙眉，濃密的雙眉顯得他的不羈和睿智，一雙鷹眸銳目雖然為睜開，卻永遠像是深沉的大海，滿滿的儘是寵溺的看著自己。挺直鼻樑是他臉上唯一最溫和的地方，而每每看他生氣時，這挺挺的鼻子卻加重了他俊臉上的寒氣。微微上揚的嘴角，看起來永遠像是在笑，給人一種既性感又危險的感覺。紀凌煙眷戀的撫著夜涵的嘴角回憶著它給自己的每一個印記，和自己蒼白的幾乎透明的嘴唇相比，夜涵是很健康的蜜色。平時其爭的黑髮，此時有些散亂，增添了幾分他特有的男人的味道。這樣的夜涵讓紀凌煙有些失神。

當夜涵緩緩的睜開眼睛，就看到紀凌煙呆怔地看著自己，嫣紅的菱唇微起，說不出的媚惑動人。夜涵微微一笑，調笑道：“怎麼？煙兒想要了嗎？”

紀凌煙這才從剛才的溫存中回過神來，將自己藏在被中，赧然的說道：“討厭！”

夜涵愛戀的一笑，將人兒從被子中“拎出”，送上了自己的吻，彼此傳達的無盡的愛意。

纏綿的吻在紀凌煙就要窒息的時候挺了下來，夜涵說：“好了，我們還是起來吧！那些老鬼很快就要回來了，到時還有很多的麻煩要解決呢。”說罷起身開始穿衣洗漱，拖著賴床的紀凌煙穿上衣服，二人剛剛梳洗完畢，就聽見三聲悶響，主臥的門轟然被人踹開，要不是夜涵躲得快就要遭殃了，紀凌煙拽這夜涵的胳膊，抱怨之聲尚未出口就被一個明朗的女聲搶白了去：“哎呀呀！瞧瞧我們凌煙可是越發出落得標誌了呢，呵呵！我的兒媳還真是萬里挑一的大美人。嗯.....讓我看是不是又瘦了些？我們走時候明明叫我家小涵照顧你的，怎麼還是瘦了！喂！臭小子你少給我端你那張出土文物一樣的死人棺材臉，枉費我生了你這麼有型的皮囊，想不到卻讓你小子聲聲硬化成了一個大撲克臉，你怕起褶多啊！見到老娘怎麼連個笑臉都沒有？和人幹架把牙都磕掉了不敢獻啊！老娘我哪里對不起你了？幹嗎一副如臨大敵的樣子。”

紀凌煙看著滿臉陰雲的夜涵無奈的搖搖頭，夜夫人每次必有的教子戲碼出了頭疼之外別無其他。求救的看向夜夫人身邊自己的母親，希望可以替夜涵解圍。

紀夫人果然不負所托開了口，對夜夫人說道：“小涵臉色不好，小煙擔心，你別逗他。”

這兩位母親是從小在一起的表姐妹，夜夫人比紀夫人大些，兩人從小玩到大，可性格卻一個天上一個地下，天差地別。夜夫人身為黑道中有頭有臉的大人物，身上總是帶著不怒而威的氣質，可卻又十分的外向善談之人，辦事乾淨利索，極有手腕，將黑道上的眾人盡數掌控在手中，是一個標準的女強人。而紀夫人則是一個喜歡安靜的人，平時少言寡語，但只要一開口必說到點子上，從不說一句廢話。內斂沉穩，善於觀察，是一個很獨立的女人，說她腹黑或許比較合適。平素紀夫人和夜夫人在一起總是以夜夫人為主，可夜夫人又離不開紀夫人的意見，所謂孟不離焦，焦不離孟大概就是這樣子的吧！就算兩個人結了婚也常在一起。

夜涵做了三次深呼吸，終於壓抑住了怒火，“老大，拜託你下次來能不能溫柔一點？你這種開門的方法我可接受不了！”門鎖已經被槍打爛，又看著夜夫人手中拿著消音手槍夜涵就知道了夜夫人是如何打開的房門。

“那又怎麼了？不就是一個鎖嘛？難道你沒有錢換新的嗎？”夜夫人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把玩著手中的槍，忽然看到紀凌煙皓頸上的一點紅，曖昧的說道，“小煙啊，你別太順著那臭小子，有的時候應該強勢一點壓倒那個臭小子，免得他囂張得無法無天。”

紀凌煙小臉一紅，挽過夜夫人得手肘甜甜的一笑，“夜姨，你又拿我取笑了！我，我又不會的……剛才夜姨真的嚇了煙兒一大跳呢！”說著，不著痕跡的將夜夫人往樓下帶。

夜夫人自然知道紀凌煙向著夜涵說話，嘴上雖然不依不饒，但心中很是得意，“嚇到我的寶貝兒媳了？我可是加了消音器的，怎麼還是嚇到你了？那下回我輕一點的踹門好了。哎！我們做娘的都三個月沒見到你們了，當然有些心急了嘛！要怪只怪那臭小子安了把那麼難開的鎖，我只能出真傢伙了嘛！”

紀凌煙成功地將夜夫人帶下了樓，只見樓下大廳中兩個風格迥然不同的男人，相對而坐悠閒地聊著什麼，見紀凌煙一行人下了樓，停下了談論的話題。

“鬧夠了？知道下來了？”夜老爺似是訓話卻滿是寵溺的柔情。

“什麼叫鬧？我這叫和小輩們增進感情。”夜夫人露出了笑容，偎到了丈夫身邊，沒有了剛才的強悍，真是一物降一物啊！再強悍的女人在丈夫面前卻變成了一潭柔水。

夜老爺拉著夜夫人的手率先向餐廳走去，高大偉岸的身軀讓人有種安全感，他並不是一個話多的人，表面上他是一個成功的商人，又有個“賢內助”，一切都掌握在他手，他十分疼愛妻子，所以什麼事情都順著她，反而是夜夫人成為家中的主心骨。

紀凌煙像頑皮的孩子抱住紀爸爸的胳膊撒起了嬌：“爸爸，煙兒好想您！”

紀爸爸滿意的點點頭，摸摸紀凌煙的頭，“嗯……三個月不見功課沒有落下，這樣撒嬌很讓人心動。不錯不錯！”

紀凌煙噘起了小嘴，“哪有哪有？煙兒說的是真心話！”

“好，說的是真心話！快些吃飯去吧，吃完了還有事情要忙！”紀爸爸托了托精緻的無框眼鏡，透過薄薄的鏡片一抹精光一閃而逝，消失在溫和儒雅的笑容背後。

紀爸爸是紀家有是以來最為精明的人，不僅滿腹經綸，還將紀家向來示弱的家訓發揮到了極至，表面上一副人畜無害的樣子，可實際上他的手段極為狠毒，從不給對手留下後路。紀爸爸和夜老爺本是生意上的對手，但因為彼此的妻子的緣故，二人漸漸熟稔起來，或許是惺惺相吸，兩人在許多的問題的看法上抱有相同的想法，又相互敬佩對方的才學，不久兒人就成為了朋友。而二人在教育兒子的方式上有著很大的不同，紀爸爸要求紀凌煙表面上要示弱的姿態，而夜老爺則要求夜涵時時都要是最強的姿態。可有一點是一樣的，那就是他們都十分嚴格的教育著自己的兒子，從不手下留情。

夜涵一臉的黑線的跟在後面，這到底是什麼家長？性格是亂七八糟，教育也是與眾不同，自己和紀凌煙清閒的日子算是到頭了。

二十一、是男是女，耍盡手段

涵，今天晚上你來我家嗎？”紀凌煙走到門口依依不捨的問。

“那小煙希望他去嗎？”夜夫人插嘴道。

“嗯！”紀凌煙馬上點點頭，可愛的樣子像一隻小狗。

“可你夜姨都很久沒有見他了，是不是讓給你夜姨一晚上呢？”夜夫人壞心的問道。

紀凌煙明顯的有些失落，但很快又露出了笑臉，“好嘛！人家是好孩子，不和夜姨搶，反正以後我也會天天和涵在一起的。”雖然嘴上大度的說著，可表情卻是一副可憐楚楚的樣子，讓人不忍再逗他。夜夫人無奈的歎了口氣，“你這撒嬌的功夫還真是學到家了，你夜姨這麼疼你！怎麼忍心讓你不高興呢？我們家的臭小子打包送給你都行，我才不留他呢！”

夜涵一陣鬱悶，自己何時這麼不招人喜歡，被人這麼推來推去，“好了，煙兒早些回家吧！我還有事情要忙，等忙完了就去找你。”大手拉著紀凌煙的小手，安慰似的捏了捏。

紀凌煙嫣然一笑，“嗯！我等你！”說完，和紀夫人和紀爸爸一起坐車離開了夜涵私人的住宅。

見人走遠了，夜老爺才開口和兒子說道：“不愧是我的兒子！將我的兒媳握得死死，看凌煙頸處的痕跡就知道你們晚上玩的有多開心了。哈哈！怎麼樣？滋味很好吧？”

夜涵又是一陣鬱悶，他老爹人前霸氣十足，給人一種唯我獨尊的男人本色，可背後卻又是另一副脾氣，讓人哭笑不得。沒有說什麼，夜涵只是微微一笑，張望了一下大廳問道：“對了？一大早怎麼沒有看到楚苾？”

“小苾啊，我讓她去公司把今天的工作拿過來給你，順便把你最近幾個月的工作記錄拿過來，看看你小子有沒有好好幹事情。”夜夫人一副強悍的模樣。

夜老爺一笑，摟過妻子的腰，“你就別逗小涵了！”轉過頭對夜涵說道，“只是從楚苾那裏瞭解到孟理仁的一些事情，讓她再去具體查查罷了！”

夜涵了然的點點頭，沒有和父母做過多的交談便又開始了一天的工作。

紀府大廳

“老爺夫人回來了，我已經備下了茶點。”管家在門口迎接著許久不見的主人。

“嗯！麻煩了。”紀爸爸儒雅的笑笑，率先坐了下來，接過了管家遞上的茶杯，“小煙啊，再過八天就是你18歲生日了，我和你媽媽想聽聽你的意見，你是想以男人的身份出現，還是以女人的身份出現？”

紀凌煙沉默了片刻，“我想還是以女子的身份出現的好，畢竟我以後會嫁入夜家。”

紀爸爸沉默了一會兒，呷了一口茶，“難道不覺得委屈嗎？身為男子卻要時時刻刻的裝扮成女子？”紀凌煙淡然一笑，“無論我是男是女，涵他都不會介意，我就是我，只要涵不嫌棄我我又有什麼可委屈的？雖然我常打扮作女子，但我的內心十分清楚我是個男人，我不是弱小無力的人。爸爸的教誨我沒有忘，要做外弱內強的人，才會一勞永逸。”

紀爸爸欣慰的一笑，“小煙長大了。其實我和你媽媽對於這件事商量了很久，最後我們決定給你兩個身份。”

“兩個身份？”紀凌煙重複道。

“對，一男一女。”紀夫人終於開口說道。

“你剛才自己選擇了女子的身份，那麼女子的名字便是紀凌煙，兒子的名字叫紀絳硯。”紀爸爸繼續解釋道。

“爸爸的意思是您會對外宣佈您有一對雙胞胎兒女，而實際上是只有我一個人？”紀凌煙已經猜出了父親的意圖。

“對！這樣對你方便一些，也公平一些。”紀爸爸的眼中透著寵愛。

“嗚.....我就知道你們最疼我了！兩個身份，女的在明，男的在暗，女的嫁入夜家，而男的在暗中接掌紀氏集團。雙生兩極，這辦法真高！也很有趣呢！”紀凌煙高興的說道。

“小煙喜歡？”紀夫人問道。

“嗯！很喜歡。”紀凌煙點點頭，這真是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雙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紀氏的工作你已經接觸一些了，今後的大事也要你主持大局了，集團的高級管理者都是我們紀家的心腹，你也從小見過的，有他們幫你我還是很放心的，實在拿不准主意就讓小涵幫你也可以。小涵這孩子人品不錯，能力又十分的強，對你也好，見你們這樣我也算放心。”

“爸爸，你對我就這麼沒信心嗎？好歹我是你兒子啊？我的能力您最清楚不是嗎？”紀凌煙古靈精怪的眨眨眼睛。

“我當然知道你那個能力，但你無心商業，雖然有小涵幫你，但這畢竟是你自己的事情，你不該總貪圖太多的享受。”紀爸爸淳淳教導著，可一旁的紀夫人有些不大樂意了。

“小煙大了，不說了。”紀夫人法令道。

紀爸爸無奈的搖搖頭對妻子說：“你總是太寵他了。”

紀夫人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樣子，看著自己身旁的丈夫開口說道：“我女兒！”

紀爸爸再也忍不住哈哈笑了起來，“好好，你的寶貝女兒，我不說還不行嘛！”他疼愛妻子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

紀凌煙早就習慣二人這種怪異的性格，只是微微一笑，心中暗自慶倖又逃過了一關。

孟宅書房

“爸爸，查了兩天都沒有查出那個紀凌煙的身份？該不會是假名吧？”孟昭有些急躁的對孟理仁說。

“怎麼會查不出？.....以她當晚的行為來看不像是大家之女，也不像歌女。”孟理仁思考了片刻，似乎想到了什麼，“等等，她姓紀，該不會和商業三大家之一紀家有什麼牽連吧？”

“不會不會，看她那麼放蕩，哪里像是紀家的人？”孟昭立刻否定了父親的想法。

“那可不一定。你知道剛剛走的女人是誰嗎？”孟理仁見兒子搖搖頭繼續說道，“那個女人是紀氏集團最高管理層的五大經理之一胡經理。”

“她來做什麼？”孟昭不解的問。

“她提出八日後，也就是十二月二十日要在市政大廳舉辦一個生日宴會，同時也是一個訂婚儀式。”

“那她說了是誰的訂婚儀式了嗎？”孟昭問。

孟理仁搖搖頭，“只說是大小姐的，至於和什麼訂婚我也不知道？”

“那您答應了嗎？”孟昭再問道。

“當然。”孟理仁滿臉的算計。

“為什麼？在市政大廳舉辦生日宴會和什麼訂婚儀式？他們把自己當成了什麼人！”孟昭不服的說道。想當初自己也向父親提出要在市政大廳舉行生日宴會卻被父親臭罵了一頓，這會兒怎麼咽得下這口氣。

“你懂什麼！這是紀家主動送上的一塊肥肉，哪有不撿的道理！要知道能和紀家攀上關係那比登天還難。用用你的腦子，我讓他們用市政大廳，他們自會送上不小的紅包，而且還欠下了咱們一個人情，現在又是改選的當口，不拉攏他們行嗎？”孟理仁露出貪婪的目光讓孟昭知道了這件事將會帶來怎樣龐大的利益，心中也燃燒起來火焰。哼，小妞，無論你是誰？我孟昭都要得到你。

二十二、紀大小姐，豔冠群芳

八日，說長不長，說短不短。在這八天裏，紀家兵貴神速地佈置好了宴會現場，發放了請帖，打點好了人手，確保了現場的安全，同時姚馨為紀凌煙準備好了禮服和妝容。三天之後，全球的人都在風風火火的討論著十二月二十日的宴會，人們預想著全球最有影響力的商界巨頭千金的容貌，猜想著當天的實況。

夜涵一直在父親的逼迫下處理著大量的工作，晚上還要“溜”到紀家陪紀凌煙，雖然有些辛苦，但也樂在其中。紀凌煙是最閒的人，整天在家裏看些閒書，大部分的工作都有紀氏集團的五大經理攬下了，服裝又有姚馨準備，他只要配合他們說說自己的意見就可以了。這讓紀凌煙很高興。

十二月二十日，夜幕剛剛降臨卻迎來了全世界的矚目，因為紀氏集團的千金大小姐就要揭開她神秘的面紗。紀氏集團雖然世界矚目，但紀氏的總裁卻很少在公眾上露面，這次的宴會已經不僅僅是個生日宴會了，它更是一個讓世界人瞭解紀家的一個平臺。

低重的樹影掩映著泊乾市市政大廳一片燈火輝煌的景象，明黃的光暈透過玻璃的拱形窗籠罩向樹梢，淡淡地為夜霧的陰寒帶來一抹曖昧朦朧的色彩。而停在市政大廳門口的各種名車也成了夜色中的一道亮麗風景，而各種有特殊識別的車牌號碼和造價不菲的車子也已經在車道上大排長龍了，儼然一副名流聚會的場景。

泊乾市的每一個市民都知道他們的市長大人從不到市政大廳辦公，不是他不想去而是他不能去也沒有資格去，幾年來市政大廳如同虛設已經是眾所周知的秘密，不論是上級視察時的接見，還是外國友人的訪問，都不曾動用這個市政大廳來招待賓客，這個市政大廳只有在幾年前總統視察的時候才使用過。消息較靈通的人都知道，這次敢拿市政大廳開這種“玩笑”的人並不是普通的人，她便是紀氏集團的大小姐——紀凌煙，也是紀氏集團有史以來第一個公開身份的總裁。這樣一個可以攀上鳳枝的機會可是千載難逢，世界上的名流自然趨之若鶩，誰能娶到紀大小姐誰就會成為億萬富翁，一生無盡的榮華富貴。

市政大廳的大院中撲滿了紅地毯，各家媒體爭相記錄著這曠世的宴會，攝像鏡頭掃過一個個人們十分熟識的名人和院落中一桌桌精緻的茶點，向全世界的人們展示著紀家無與倫比的經濟財富，華麗而又不失典雅的裝點讓人歎為觀止。

走進市政大廳，灰白的建築在燈光明亮的襯托下顯得不再死板，圓拱形的頂部做了採光考究的透視設計，讓夜空可以仰視可觀。宴會尚未開始，已有部分人拿著水晶杯邊喝邊聊著，這樣的場合十分便利生意的往來，環形木質的復古樓梯環抱著整個宴會場，托起第二層的華麗帷幔伸向兩邊隱蔽的走廊，給人一種神秘的感覺，讓人遐想。

忽然大廳的中心響起了一個清脆幹練的女聲，讓有些吵雜的會場安靜了下來。

“諸位，歡迎各位能趕來參加我們大小姐的成人生日宴會！胡某在此代表紀氏集團感謝各位的捧場。”在一片掌聲後，胡經理繼續說道，“此次我代表紀氏集團上一代的總裁向大家宣佈，從今天開始紀氏集團的總裁由他的一雙兒女繼承並掌管。”

此話一出，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響，人們均在詫異“一雙兒女”的真正的意思。

胡經理再次開口說道：“我想，各位一定在詫異這‘一雙兒女’的意思，現在我便替大家解答。這次

紀氏集團的總裁一共有兩位，而這兩位就是上代總裁的雙胞胎兒女：大小姐紀凌煙、小少爺紀絳硯。

這一席話比剛才的更來的猛烈，原來一直都認為紀氏集團後繼無人，原來不是這樣，上代總裁有一個兒子！而眾人自然知道這唯一的兒子讓上代的總裁雪藏在暗了。正當人們還沒有回過神兒來的時候，二樓忽然傳來了清晰的開門聲，大廳中熱絡的人生漸消，燈光黯淡下的同時也從頂部透明的拱形六角玻璃屋頂上撒下星光點點，光潔如鏡的地板反射出幽幽的光亮，而二樓幔帳下出現一抹神秘的倩影，在聚光燈的籠罩下，二樓的樓梯上出現了一個讓人怦然心動的佳人。

在柔和光線的照映下，佳人宛若月下仙子，又若朦朧夜色中的精靈。一襲白色的衣裙彰顯著佳人的高貴，輕輕搖落的裙擺帶著耀眼的光芒，仿佛綴在天上的星子，流光溢彩的閃亮光芒，躍動在膝蓋上方20公分處的巧妙長度上。潔白的禮服更襯托出那吹彈可破的白皙肌膚，纖細又性感的體態讓人心生憐愛之心，想好好呵護眼前如謫仙般的人兒。削肩的平領簡單的襯托出她的高貴典雅的氣質，平滑的裙擺之上絲帶暗綴著小蕾絲花邊，這微妙的設計給人一種俏皮的感覺。圓潤的雙肩襯出略施粉黛的豔麗小臉，美麗的公主髮髻掩去了她平日裏帶點小算計的惡劣形象，宛如嫵靜而又靈動的仙子一般。蓮足上一雙緞面細跟的白色鞋更顯得那雙輕巧的蓮足柔雅非常，手指和腳趾上相輝映的粉色蔻丹為典雅的裝束更增添了一抹靚麗之色。

“諸位，這位就是我紀氏集團的現任總裁之一紀家大小姐紀凌煙。”胡經理不失時宜的話讓眾人有著如夢初醒的感覺，這樣的佳人即便是個窮光蛋娶回家亦是無憾，更不要說是身價億萬的富家小姐。

“各位，我便是紀凌煙，謝謝各位能來參加紀某的生日宴會，真是蓬蓽生輝啊！希望各位在以後的日子裏多多關照才是！紀某年紀尚淺還要向各位前輩多多學習，請各位不吝賜教。”得體的言語讓人不禁產生對“她”的好感。

紀凌煙緩緩的走下樓梯，接過胡經理遞上的高腳杯，“讓我敬各位一杯，希望今後能夠合作愉快！”說罷優美地一仰頭飲盡了杯中的美酒。

見眾人均舉杯而飲，紀凌煙嫣然一笑，“其實這次的生日宴會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宣佈，那就是今天也是我紀凌煙的訂婚宴會。”

這一句話讓無數人的希望破滅，佳人已經名花有主了！

二十三、訂婚禮成，突起異變

“其實早在我還未出世的時候，就已經訂下了婚約。我的未婚夫也是大家很熟悉的人，他就是現在夜氏集團的總裁——夜涵先生。”紀凌煙的話如驚雷一般炸得人們怔怔的愣住了。

紀氏和夜氏都是商業巨頭，如果這兩家聯合，那麼商界就會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紀氏集團的優勢是他們強大的關係網和消息網，而夜氏集團有著強大的後盾、嚴謹的保密設置、科學的管理方式和複雜的關係網。那麼不久將來整個商界都將是他們的天下。

眾人紛紛議論著，誰也沒有注意到紀凌煙玩味的笑容。正在這時一個人影從二樓走出，那人不是別人，正是夜氏集團的總裁夜涵。夜涵有著令人欣羨的傲人身材和相貌，再加上他身上散發的強烈的王者之氣一雙令人無所遁形的銳利眼神，在無形中給人一種壓迫感。

夜涵看著眾人呆傻的模樣，諷刺地笑著，聲音壓得有些低沉，“怎麼？我的出現很讓人意外嗎？”這一聲果然讓眾人回過神兒來。

紀凌煙見到三天未見的夜涵十分的高興，不由自主地傻了過去。夜涵更是習慣的將愛人摟在懷中，都是那兩個老女人的主意，才讓他三天都沒有見到自己的心肝寶貝。什麼小別勝新婚，倒是有新鮮感，不就是想看自己隱忍不發的窘迫樣嗎？哼！真可惜沒讓你們如願了。想到此，夜涵更是露出狡猾的笑容，讓在場的人渾身打了一個寒顫。

“請夜先生為我們的大小姐戴上訂婚戒指。”胡經理的話化解了剛才的尷尬。

夜涵溫柔地看著紀凌煙，完全沒有剛才的凌厲，將早就準備好的戒指戴到了紀凌煙左手的無名指上，而紀凌煙同樣將戒指戴在了夜涵的手指上。燈光下人們清楚的看到那對相同款式的戒指散發著絢麗的光彩，有人驚呼了出聲。

“你怎麼了？幹嗎大叫？”

“你看他們的戒指！”

“戒指怎麼了？不就是昂貴的鉑金鑽石戒指嗎？”

“不是！你仔細看！那戒指環上是那繁複的花紋和鑽石上的圖案，這是著名煉造鑽戒大師石澹的作品。石澹一生作品無數，但舉世無雙的一對情侶鑽戒在十五年前被一個孩童以五億的價格買下，至今下落不明，在那之後石澹便辭世了。所以說那對鑽戒是石澹的絕世之作。”

“什麼？五億？怎麼這麼貴？”

“是啊！估計十五年後，現在的價值還不止五億呢！”

“喜歡嗎？”夜涵低聲的問道。

“嗯！喜歡！”紀凌煙有些羞澀。

“這可是我十五年前就買下的，花光了我當時賺來的第一筆錢。你看我的戒指上面夜下青煙，你的是凌雲中的水。”夜涵自豪的說。

“涵，我愛你！”此時的紀凌煙真的感覺很幸福。

夜涵溫柔的一笑，在眾目睽睽下吻住了紀凌煙那雙紅唇，傳達著自己的愛。

之後，媒體和各大報紙這樣評論著這場訂婚儀式：這場婚姻不是政治上或經濟上的聯誼，而是愛的結合，看得出二人彼此之間那濃濃的愛意，這一吻是他們愛情的見證，這一吻是商界新的開始。他們郎才女貌，天作之合，讓我們祝福他們！

紀氏集團的大小姐創下了三個新紀錄，她的服裝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價格最貴的，衣服上的鑽石個個精美無比，一件服裝的價格高達三十億，創造了服裝界的最高。她的訂婚典禮花費是世界上最高的，高達一百五十億六千八百元。她的身價在全世界的女人中位列第一。

“嗯.....嗯恩.....啊啊啊.....啊.....涵.....”紀凌煙雙手攀著夜涵，在夜涵一下下有力的撞擊下發出酥骨的媚叫。

“舒服嗎？”夜涵大力的抽插著，粗重的喘氣聲說明了他的情緒。

“嗯.....我最喜歡了！.....啊.....”紀凌煙誠實的回答著。

夜涵低頭吻住紀凌煙，加大了動作的速度，兩人相別三日之久，而讓這兩個人格外的動情，折騰了很久才相擁而眠。

第二天一早，紀凌煙就醒來了，不知為何他的腰今天格外的酸，是不是昨天做的太多了？可他無法拒絕夜涵的邀請，一次次和他一起攀上高峰。他輕輕的起身喝了些水，總覺得今天的身體很不舒服，可他又說不清是哪里不舒服。

此時夜涵也醒了過來，起身摟過紀凌煙問道：“怎麼不多睡一會兒，這麼早就醒了？是不是又想要了？”

紀凌煙只是搖搖頭，“不是，只是覺得腰酸酸的，不舒服。”

夜涵摟著他躺下，溫暖的大手在紀凌煙的腰際輕輕的按摩著，讓紀凌煙在溫柔的呵護下再次進入了夢鄉。可沒睡一會兒，紀凌煙就又醒了，他感覺自己的下腹一陣陣的絞痛，讓他有些不知所措，他的手緊緊抓住被角，牙齒咬著下唇，他認為忍耐一會兒疼痛就會過去，可不知為什麼，他的腹部越來越痛，疼得讓他無法喘息。

夜涵再次醒來，感覺到懷裏的人兒微微的顫抖，起身一看嚇了一大跳，紀凌煙臉色慘白，手緊緊的抓著被子，關節發白，牙齒緊緊的咬著下唇。

“煙兒？煙兒？你怎麼了？”夜涵著急的問。

紀凌煙睜開了迷離的雙眼，大口大口的喘息著，“涵.....疼.....好疼.....我受不了了！”

“疼？哪里疼？”夜涵握住紀凌煙的小手，發現手心全是汗，心中愧疚不已，自己怎麼早沒有發現。

“肚子.....肚子疼！”紀凌煙虛弱的說。

“肚子怎麼會疼呢？”夜涵連衣服都沒有顧得上穿，就奔出了臥室，“楚苾！楚苾！快去把黎大夫找來！快！！”

楚苾雖然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但見一貫沉穩的夜涵露出了焦急的表情就知道事情的嚴重性，不敢耽擱急忙派車去接黎大夫。

夜涵回到臥室將紀凌煙緊緊的抱在懷中，“煙兒，不事的，醫生一會兒就來。”

紀凌煙已經疼得說不出話來，只能點點頭。

夜老爺和夜夫人也急忙趕來，看到紀凌煙的樣子也嚇了一跳，急忙通知了紀爸爸和紀夫人。黎醫生很快趕了來，經過短暫的檢查後，仍然查不出病因。此時紀爸爸和夫人也趕了來，見兒子如此痛苦的表情，心急如焚。紀爸爸建議去紀氏集團下屬的醫院，夜涵不再耽擱，用被子抱好紀凌煙向外跑去，開著車向醫院駛去。

“涵.....涵.....”紀凌煙的樣子讓夜涵心疼不已，心如針紮一般陣陣作痛。

到了醫院，夜涵直奔急診室，紀凌煙的手一直緊緊的握著夜涵。經過一系列的搶救，紀凌煙仍然腹痛不止，如果不知道病因，便無法下藥，只能先給紀凌煙打一針鎮定劑，讓他入睡或許可以減輕痛苦。之後紀凌煙又做了一系列的檢查，而檢查的結果讓所有瞠目結舌——紀凌煙的X光片顯示他的下腹中有子宮！而引起腹痛的原因是初次月經！而最危險的是紀凌煙有子宮，也有陰道，卻沒有陰道口！